

庸行編

元

口口9
2163
1



口仁9
2/63
1-4

牟叔庸會粹

庸行編

澹寧堂藏板

庸行編序

一時教人以口百世教人以
書故古稱三不朽立德立功
與立言並重近世著書垂教
者類不勝舉其高者好為幽



深奧衍之說使閱者莫測其
指歸此和凝之論癡符所由
見哂于顏之推也至其卑者
率牽于釋氏陳言崇尚福田
果報之虛文舉家庭日用之

最切近者反相與懦粟因循
而弗敦其寔是故書愈多而
教愈晦茲讀牟君叔庸庸行
編不禁旬額手曰是真可
垂教于當時而不朽于後世

者乎易稱龍德基于庸言庸
行中庸稱子臣弟友聖人未
能而夫婦之愚卒莫之能外
洵乎天下至庸之行實天下
至極之行此叔庸晨夜屑又

編輯勤、不涉子雲之艱深
務循子政之簡易集往古近
今之芳言懿躅而分卷以八
猶六十四卦之統于八也析
類以三十三即中庸終于三

十三章之意也上自官常下
逮士庶舉凡五倫之大五禮
之繁以訖一言一動之攸關
暗室屋漏之莫掩靡不網舉
目張條分縷析世人日取是

編讀之若者法若者戒若者
習聞不忘其舊若者創見頓
開其新若者善有同心相觀
而益勵若者過誠易犯內省
而加嚴若者歡喜踴躍發所

不能發之天良若者默化潛
消攻所不能攻之意惡其言
簡其意深其事近其效遠真
如稻粱可以食天下之飢布
帛可以衣天下之寒上為豪

傑所遵循下為顛蒙所欽式
是則一立言之間而德與功
已具而實又皆續述曩徽未
嘗自創一奇以自耀于著書
沽名者之列叔庸之以庸取

字而即以庸名編也庸之為
義大矣哉獨怪世人每閱稗
史小說寢食俱忘惟恐其盡
一遇勸懲格言輒默塞欠伸
齟齬不相入夫執人而責以

聖賢猶可謝也若并是編而
棄之其竟自外于庸人也夫

時

康熙壬申季夏

賜進士第光祿大夫

長序

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京

江張玉書謨



閩中葉長芷書



序

析津牟君叔庸哀集先哲近
賢之格言為書八卷凡三十
三類名曰庸行編刊之行世
余讀之而歎叔庸之為世道



五序
人心計者至深切也天下之
道不外於一庸夫子贊乾之
九二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
而子思子亦云自堯舜以一
中相傳其理本皆日用事物

之所當然而世皆懵焉不察
如瞽者之行於道中擿埴索
塗而莫知其所從是故子思
子特著之為庸使天下之知
愚賢不肖舉從日用事物之

三序
所當然者而察而由之以至
於聖人不難蓋堯舜之所謂
允執厥中者其事不過惇叙
九族慎徽五典而無稽之言
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凡讒說

殄行震驚朕師者必屏而絕
之則堯舜之中亦不外乎一
庸而已矣三代而下時中之
道人既不可以幾及則惟導
之以庸常之行而道即在是

焉自微言既絕百家爭鳴莊
周列禦寇之徒騁其沈洋縱
肆之談以驚世炫俗而荀卿
揚雄諸人亦皆務為高竒可
喜之論沿及典午之世士大

夫競談莊老至于遺落世事
廢弃人倫裂閑踰檢如嵇康
之菲薄湯武阮籍之居喪飲
酒跡其所為惟欲求異于世
俗而不知其得罪於名教也

夫儒者之言道本屬庸常而
世俗猶以為高遠頽然自放
於名教之外而縱恣陷溺偏
棄規矩而不知自反甚矣世
道人心之日壞而儒者立教

之書不足以救之也今年君
叔庸之為是書也凡行己接
物居官治家子臣弟友冠婚
喪祭自一事一物以至萬事
萬物之理胥具乎是而其言

三序
槩取粗淺卑近一切通俗之
語所謂庸常之至日用事物
之所當然也以是立教將使
世俗之人樂於觀覽而無厭
苦之意及入乎其中見所警

而瞿然以覺見所誠而怵然
以懼見所鍼藥而恣然汗出
洒然心涼由是反求內省摩
厲束修以爭為士君子之行
而縱恣陷溺之病庶幾霍然

起也其為世道人心計豈尠也哉余謂叔庸是書可以倡明聖教扶掖人倫非僅僅掇拾會粹為瑣言長語者之比也因喜而為之序

皆

康熙壬申仲夏

賜進士第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

婁水王掞撰





長洲汪士鉉書



刻庸行編序



庸行編初名顛體集撫集始於
維揚史摺臣參補庸於析津年
州庸亦矢志繡梓者則上黨尚
擎一也擎一未竟即世乃軍化

寸克終厥志詳加校定選工鐫
刻閱歲書成顏之曰庸行編屬
予序之或各問於予曰茲編也
胡為而刻也予曰諺云禦寒無
茗重裘止謫算茗官修殆近之

矣曰脩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
道莫備於五經五經而後沿而
至於二十一史凡大聖大賢大
仁大勇大奸大惡一書再書大
書特書如日日出經天如江河

心行地指雷霆心挺擊如鬼神
心徇察不一事而足不一言而
畢其所以興弊人心善心懲創
人止惡志至嚴且切矣茲編也
不既多乎哉子曰夫士有卷於

戶牖而不能窮一經之旨而歷
史河漢則又比展卷而思卧矣
客心所云得執經史而使鄉井
閭里家弦戶誦為糸帛蘇粟心
書乎抑亦為治國平天下之階

乎莊子曰大吾炎也小吾詹也
夫吾有大小亦各有所授心也
犇畊於歷山漁于雷澤與木石
居與鹿豕遊則樸仁爲爾矣及
其聞一善吾見一善行若決江

河沛然莫之能禦則變仁爲爾
矣夫善吾夫善行至微也未若
全經全史心爲用也而舜乃由
仁義行不嚴召其慤也而忽也
則此一善一行仁者得之而爲

仁知者得之而為知推而至於
愚夫愚婦習之而安為不見異
物而遷焉子思子曰譬如行遠
必自邇辭如登高必自卑此庸
行編之所由刻也編者類類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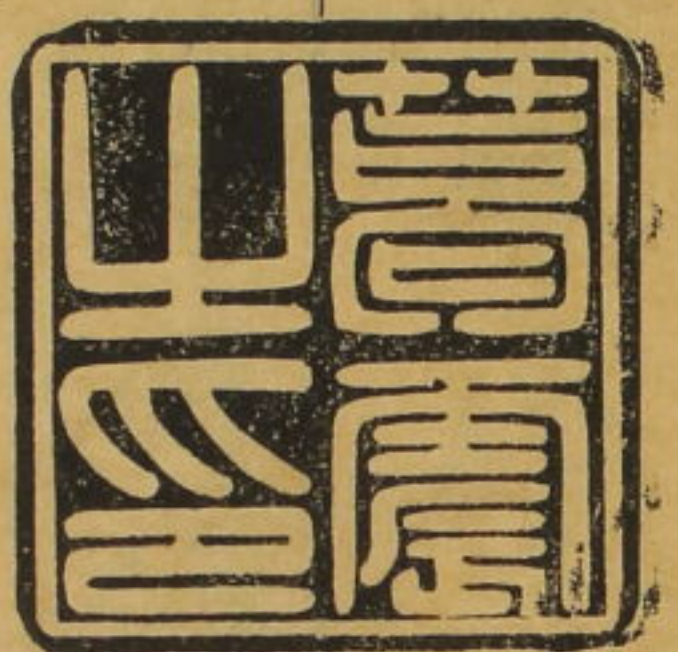
綱綱者條條為目衷多益寡維
不等要皆出經人史游心於諸
子百家平易之行而非堅白異
同之論可託佐塵柄可以書座
銘方晉人心清吾亦非放佻者

生之常譚而不迂揆理窟而不
涉乎幽遠偶徵應而無假於鬼
神麤之為日用飲食之常精之
為脩身立命之本若夫慎五歲
親九族則堯舜之孝弟也子事

父臣事君兄弟朋友之間則又
吾夫子之庸德庸言有所不足
而不敢不勉者也安可訛非經
史而膜然視之哉信其人則其
書可知也讀其書則其人益可

葛震
知也然則特庸心婆心良亦苦
己

康熙三十季年未冬十月一
日
鼠至後三日星巖外史丹陽
葛震專心誤



錫山朱鎬書



庸行編自序



庸行編者因維揚史播臣氏願融
 一書雅而廣之者也丁卯秋余內
 兄擎一之弟化邨氏南遊歸以此
 書見示余讀之見其撮拾往哲名
 言彙以身所閱歷語為世勸懲因

歎曰此勸善書也有類稗說然智
愚易知易能可以家經戶誦扶掖
人心可以羽翼經史而不違乎道
也擊一曰盡刺之以公諸人余曰
善及一再閱率皆隨手哀集辭極
續增余性鈍甫過目試舉某事某

語便不復記在某篇矣不覺失笑
曰夫友也而鈍若是偽亦有鈍如
我者乎掩卷仍茫然不覺負此哀
集之心歟擊一曰子奈何余曰古
人書不有語歎類函歎善種乎
其義可竊取之矣後以塵務嬰心

有志未逮戊辰秋擊一位之甫然
事焉而擊一病之即逝余悲慨悼
惜遂棄去庚午春因有重訂功過
格之刻化邨復促之以成兄志余
思擊一固慷慨併儻見義必為又
樂與人為善者也化邨不忍其責

志以歿余又何敢以固陋辭而不
終厥志乎予是不揣為之條分縷
析且推而廣之焉繁者芟略者補
取原刻十四卷以經史子集十六
凡人世之大綱大倫微情細故可
勸可懲者語以類從無論短長皆

會而粹之編為八卷三十三類名
曰庸行夫子禋乾之九二有曰庸
行之謹中庸引夫子之言曰庸德
之行其義蓋取諸此夫事皆出於
庸常言一歸於淺近為愚不肖所
不可易者即聖賢亦有所不能外

焉事至庸也而理即至中雖類稱
說而道存乎其間矣化邨曰語以
類從是已天下事理無窮遂足盡
之乎余曰不然伊川之訓學者曰
將聖墮言仁愛類聚觀之易繫辭
曰簡類而長之事理雖無窮類聚

而觀解類而長猶虞掛漏少哉余
也性鈍又高確無人誦讀之餘凡
見可以益人裨世者以類錄入付
諸剖劂蚩鄙貽誤都所不計途年
而刻竣客有過我而讀者曰是書
也以程朱之至理行之即醒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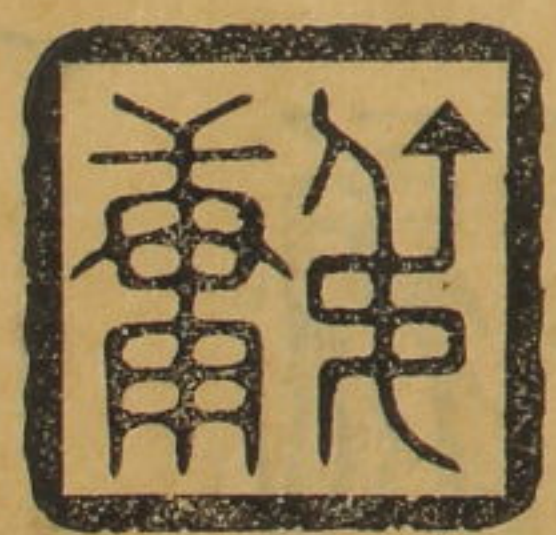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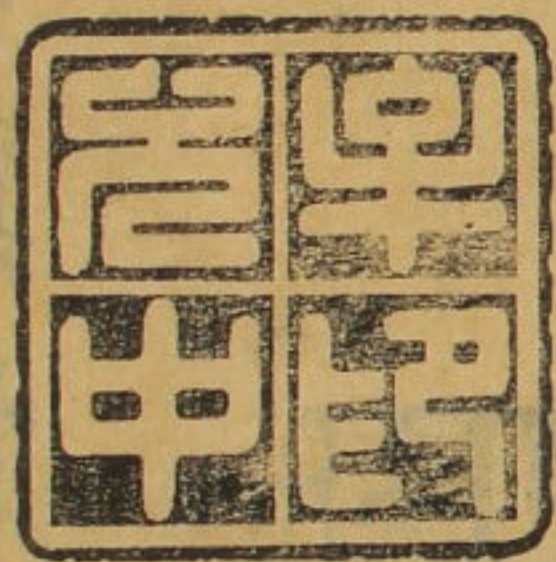
大業輯者如萃千菰之腋澹者如
聞五夜之鐘對症下藥逢魔說倡
真救世奇書覺感應紀案釋典別
解天堂地獄之說猶屬神道設教
耳子特為斯世功臣豈獨為史氏
功臣已耶余蹴然曰惡是何言也

自序
余年四十鹿_々無成回首從前事
皆妄自輯自省慚負實多知之
非艱行之維艱安得人持一部身
體力行挽近今而為華音世界庶
幾履此益人裨世之念并慰警一
與人為善之心於地下也若夫攘

他人之善以為己有則吾豈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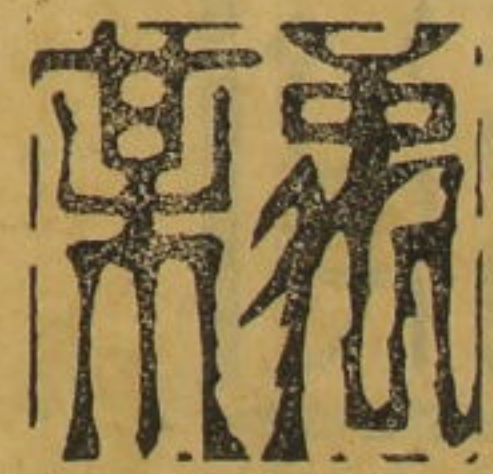
康熙三十年歲在辛未秋八月朔

夢硯齋主人年允中梓齋題



目錄

慈谿鄭梁書



庸行編目次

卷之一

達觀類

計六十六則



德量類

計六十三則

檢身類

計五十九則

省過類

計四十七則

安命類

計二十四則

言語類

計六十四則

卷之二

庸行編

目次

卷之二

操守類

計五十五則

敬畏類

計五十則

讀書類

計七十則

立教類

計四十四則

卷之三

孝行類

計三十八則

忠順類

計二十則

刑于類

計二十八則

卷之四

和睦類

計三十四則

慎交類

計八十三則

正家類

計五十五則

詒謀類

計四十五則

卷之五

勤儉類

計三十九則

惜福類

計三十則

積德類

計二十七則

利濟類

計三十四則

卷之六

體恤類 計三十六則

思義類 計二十八則

醫藥類 計三十八則

產育類 計三十七則

卷之七

攝生類 計五十七則

昏姻類 計四十四則

喪祭類 計四十則

卷之八

風水類 計三十則

治化類 計三十六則

勸誡類 計四十三則

對越類 計三十則

警醒類 計三十六則

已上共計三十三類

庸行編目次終

庸行編卷之一

廣陵史

典摺臣父原輯

析津牟允中叔庸父叅補

閩山尚朝柱擎一父校梓

達觀類

堯舜執中之傳。子思子又加一庸字。豈以中之意有未盡乎。蓋中。玄虛。茫無把捉。庸平常。確有持循。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傳者中。而意即庸也。非有二也。故德曰庸德。言曰庸言。只此一庸。而聰明識解之士。多消煞。

不過不跳於異端。則廢於半途。故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庸莫庸於子。臣弟友而盡分難。庸莫庸於喜怒哀樂。而中節難。識庸則識中矣。孫夏峯先生語下同。

先輩嘗謂日用飲食之間。可以證聖。人莫之信也。夫聖也。而能離此日用飲食乎哉。行庸德。謹庸言。不以饑渴之害為心害。聖人之能事畢矣。能於此日用飲食無慙。便可以俟百世聖人而不惑。豈可以其日用飲食也。而忽諸。閒音姦。中也。音閑。暇也。音澗。空隙也。又閒謀也。俗以閒音姦。閒音閑。分為二。非畏天地。忠君王。孝父母。隆師長。和夫婦。友兄弟。信朋友。

篤親戚。睦鄉黨。此數者。人倫之根本。須逐一體行。庶無愧怍。苟不從此大者起見。縱有諷誦布施諸好事。是舍近求遠。不足為善也。

學者讀書。正以明理為本也。理既明。則中心有主。而天下是非邪正判矣。遇有疑難事。但據理直行。得失俱可無愧。凡求籤問卜祈夢。皆甚渺茫。驗與不驗參半。不可全恃也。

常有小不快事。是好消息。若事事稱心。即有大不稱心者在其後。知此理。可免怨尤。

成名每在勤苦日。敗事多因得意時。

建功立業者。多_{〇〇〇〇〇〇}和平之士。債事失機者。必_{〇〇〇〇〇〇}執拗之人。

不到極逆之境。不知平日之安。不遇至刻之人。不知忠厚之易。不經難處之事。不知適意之巧。

平居寡慾養身。臨大節。則達生委命。治家量入為出。徇大義。則芥視千金。

色心正熾時。一念著病。興便冰寒。利心正熾時。一想到死。味如嚼蠟。熾音治。盛也。

無病之身。不知其樂也。病生。始知無病之樂矣。無事之

家。不知其福也。事至始知無事之福矣。

酒不顧身。色不顧病。財不顧親。氣不顧命。當其未值。孰不明知。亦能勸人。亦能自解。及當境界。仍復昏迷。故

稱暗昧之人。多是聰明之士。

極聰明人。也要著三分_{〇〇}。不可盡心認真。最伶俐人。亦須裝一段拙。勿宜滿面弄巧。猷音艾平。聲。癡猷也。

恃勢凌人。恃智愚人者。猶登冰山。而自謂身高。第恐太

陽當空。冰山消釋。則落身泥塗。置足無所矣。願以為戒。

三
三
三
三
三

水至柔也。寒極則結而為冰。而柔者以堅。金至堅也。熱極則鎔而為汁。而堅者以柔。是知人不到極處。亦不能變化。

勢到七八分便止。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夫世猶水也。身猶舟也。水能行舟。亦能覆舟也。才則舟之帆也。學則舟之楫也。帆有待。楫無待者也。志猶柁也。運猶風也。楫雖遲。而無風可達。帆雖捷。而非柁則危也。

貧賤時。累心者少。宜學道。富貴時。施與者易。宜濟人。若

夫貧賤而存濟人之心。富貴而堅學道之志。尤加人一等。

有聰明而不讀書。有權力而不濟人利物。辜負上天篤厚之意矣。既過而悔。何及耶。

有必不可已之事。便須早做。日捱一日。未必後日之能如今日也。

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及事到將完。越要加慎。加勤。加寬。

凡遇不得意時。試取其更甚者。譬之。心地自然涼爽矣。

此降火最速之劑。

人生不論貴賤。一日有一日合作之事。若飽食煖衣。無所事事。那得有好結果。

能明佛理。却不為邪說所誘。

參玄借以見性。譚道借以修真。

世人破綻處。多從周旋處見。指摘處。多從愛護處見。艱難處。多從貪戀處見。

天運十年一換甲。人事十年一變遷。今不須廣論極遠。只以鄉黨十年前比論。其成敗興衰。何嘗有定勢。無

遠識者。見他人有如意事。則忌妒之。見他人有不如意事。則譏笑之。同居及同鄉人。最多犯此。若能明知事勢無定。則自慮之不暇。何暇妒人笑人哉。

破損之物。可以久用。疋羸之人。可以長年。得於無可恃也。閒官冷職。多致考成。敝宅瘠田。每能傳後。得於無

可爭也。疋音汪。羸音雷。瘠病也。瘠音寂。瘦也。

護體面。不如重廉耻。求醫藥。不如養性情。立黨羽。不如昭信義。作威福。不如篤至誠。多言說。不如慎隱微。求聲名。不如正心術。恣豪華。不如樂名教。廣田宅。不如

教義方

冷煖無定。驟煖勿棄綿衣。貴賤何常。驟貴勿捐故友。未富先富必不富。未貧先貧必不貧。

夫人才不足。則多謀。識不足。則多事。威不足。則多怒。信不足。則多言。勇不足。則多勞。明不足。則多察。理不足。則多辯。情不足。則多儀。

儘前行者地步窄。向後看者眼界寬。

窄音仄。狹也。

人生最繫戀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悠忽者。見在。夫過去已成逝水。勿容繫也。未來茫如捕風。無可冀也。

獨此見在之頃。或窮或通。時行時止。自有當然之道。應盡之心。乃悠悠忽忽。姑待之異日。諉責於他人。歲月虛擲。壯懷空老。良可浩歎。

人生凡事固有定數。然其中以人力奪天工者。有之。何也。如銅鏡取火。方珠取水。指南車不過一鐵針耳。以藥火煅煉。頭南尾北。顛倒不錯。至於推寒暑節候。定日月交蝕。時刻不爽。再如禱雨關鶴。種種靈異。豈非人力。譬如土能生物。若不春耕夏耘。焉能秋收冬藏。苟徒靠天工。不盡人事。又何以洩造化之精華。補天

地之缺陷乎。

蝕音食。日月虧也。本作食。

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

寧耐是忍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

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

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惜。可惜是死而無補。

做人無點真懇念頭。便成個浪子。事事皆虛。涉世無段。

圓活機趣。便是個木人。處處有礙。礙音艾。妨也。阻也。

胸中著富貴二字。雖甚儒雅。不免俗氣。胸中著仙佛二

字。雖甚聰明。不免痴氣。胸中著意氣二字。雖甚圓熟。

不免霸氣。胸中著名宿二字。雖甚謙謹。不免矜氣。胸

中著道學二字。雖甚老成。不免腐氣。胸中著利害二

字。雖甚慷慨。不免懦氣。懦音諾。去聲。弱怯也。

待足何時足。知足便足。等閒何日閒。偷閒便閒。

清閒無事。坐臥隨心。雖麤衣澹食。自有一段真趣。紛擾

不寧。憂患纏身。雖錦衣厚味。只覺萬狀愁苦。麤同粗。

天下無不好諛之人。故諂之術不窮。世閒盡是善毀之輩。故讒之路難塞。

從極迷處識迷。則到處醒。將難放懷一放。則萬境寬。窮通之境未遭。主持之局已定。老病之勢未催。生死之關先破。求之今世。誰堪語此。

能於熱地思冷。則一世不受淒涼。能於澹處求濃。則終身不落枯槁。

澹與淡通。

心為形役。塵世馬牛。身被名牽。樊籠雞鶩。

鶩音木。家鴨也。

不風之波。開眼之夢。皆能增進道心。

局量寬大。即住三家邨裏。光景不拘。智識卑微。縱居五

都市中。神情亦促。

休怨我不如人。不如我者常眾。休誇我能勝人。勝如我者更多。

眉睫纔交。夢裏便不能主張。眼光落地。死去又安得分

明。睫音接。插接也。插於目匡相接也。

人生不得行其胃懷。雖壽百歲猶天也。

少年靈慧。知抱夙根。今生冥頑。可卜來世。

人常想病時。則塵心便滅。人常想死時。則道念自生。

庸行錄 卷之一
天薄我福。吾厚吾德以迓之。天勞我形。吾逸吾心以補之。天阨我運。吾亨吾道以通之。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僕妾之屬。止可以代手足。不可以代心思。其可以代心思。非我之能馭者也。賓客之屬。止可以代心思。不可以代手足。其可以代手足者。非我所樂與者也。

莫因事變之來。便倉皇失措。心定自然有處。忙裏要斟酌。擔遲不擔錯。

仁厚刻薄。是修短關。謙抑盈滿。是禍福關。勤儉奢惰。是貧富關。保養縱欲。是人鬼關。

世閒事須畱餘地。有餘地。卽動轉自如。如飲食小節。若過於醉飽。使腹中無復餘地。真氣不舒。往往致病。甚至悶絕而死者有之。世人事事欲盡興。愛使滿帆風。一時豈不快心。第憂其難爲轉身路耳。

春至時和。花尚鋪一段好色。鳥且轉幾句好音。夫君子幸逢盛世。復遇溫飽。不思立好言。行好事。雖是在世百年。恰似未生一日。段音斷。與段異。段音遐。

世人只緣認得我字太真。故多種種嗜好。種種煩惱。古

庸不類 卷之一 九 沈寧堂
人云。不復知有我。安知物爲貴。又云。知身不是我。煩
惱更何侵。真破的之言。

花看半開。酒飲微醉。此中大有佳趣。若至爛曼醅醕。便
成惡境矣。履盈滿者知之。俗用爛曼。不知所出。考六
書無曼字。姑用曼。俟考正。

天運之寒暑易避。人世之炎涼難除。人世之炎涼易除。
吾心之冰炭難去。去得此中之冰炭。則滿腔皆和氣。
自隨地有春風矣。

桃李雖艷。何如蒼松翠柏之堅貞。梨杏雖甘。何如橙黃
橘綠之馨冽。信乎濃天不及澹久。早秀不如晚成也。

人情反覆。世路崎嶇。行不去處。須知退一步之法。行得
去處。務加讓三分之功。崎嶇。音奇。區。山路
不平。又傾側也。

德量類

德隨量進。量由識長。故欲厚其德。不可不弘其量。欲弘
其量。不可不大其識。

天地之氣。暖則生。寒則殺。故性氣清冷者。受享亦涼薄。
唯和氣熱心之人。其福自厚。其澤亦長。

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故君子當存含垢
納汙之量。不可恃好潔獨行之操。

不責人小過。不發人陰私。不念人舊惡。三者可以養德。亦可以遠害。

善人未能急親。不宜預揚。恐來讒譖之姦。惡人未能輕去。不宜先發。恐招媒孽之禍。孽音臬。俗譌孽。媒。醉也。孽。麩也。謂釀成其罪也。

大抵黑白善惡。只宜在心。不宜在口。內存精明。外示渾厚。此大豪傑之局量。若靈臺無主。一味鶻突。豈包荒之謂哉。回光自照。予胸中善惡大分明。遇有不平。觸機輒發。以此涉世難矣。請取此語。為終身之韋弦。鶻音忽。有德。卽是有福。無機。卽是無禍。因事。卽是處事。讓人。卽

是勝人。

凡居人上。有勢分之臨。惟以恕存心。可以容下。故行動必先聲咳。步遠則有前導。燕坐則毋簾窺壁聽。君子不發人陰私。不掩人之所不及也。咳音慨。與款同。嗽也。俗音客。

見人有得意事。便當生歡喜心。見人有失意事。便當生憐憫心。皆自己真實受用處。忌成樂敗。何與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容得幾箇小人。耐得幾樁逆事。過後頗覺心胸開豁。眉目清揚。正如人噉橄欖。當下不無酸澀。然回味時。清

涼滿口也。

椿音莊。噉音淡。噉也。食也。澀音瑟。不滑也。

人之謗我也。與其能辯。不如其能容。人之侮我也。與其能防。不如其能化。此奕者先後手之分。

處世讓一步為高。退步即進步。張本待人寬一分是福。利人實利已根基。

凡應人接物。胸中要有分曉。外面須存渾厚。方為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

隱惡揚善。於他人且然。自己子弟。稍稍失歡。便逢人告訴。又加增飾。使子弟遂成不肖之名。於心忍乎。

縱與人相爭。只可就事論事。斷不可揭其父母之短。揚其閨門之惡。此禍關殺身。非止有傷長厚已也。

古人絕交。不出惡聲。棄妻。不彰其過。去國。以微罪行。於所惡者。尚不失厚道如此。其於所親者可知。

覺人之詐。而不說破。待其自愧可也。若夫不知愧之人。又何責焉。

能容小人是大人。能處薄德是厚德。

氣收自覺怒平。神斂自覺言簡。容人自覺味和。守靜自覺天寧。

凡事留不盡之意。則機圓。凡物留不盡之意。則用裕。凡情留不盡之意。則味淡。凡言留不盡之意。則致遠。凡與留不盡之意。則趣多。凡才留不盡之意。則神滿。

事係幽隱。要思回護他。著不得一點攻訐底念頭。人屬寒微。要思矜禮他。著不得一點傲睨底氣象。許音結。睨音詣。待小人宜寬。防小人宜嚴。

橫逆之來。正以微平日涵養。若勃不可制。與不讀書人何異。

遇人輕我。必是我無可重處。置珠玉於糞土。此妄人耳。

不足較。若本是瓦礫。安望什襲。故君子必自反。礫音力。小石也。思太深。則傷謀。言太詳。則傷理。行太周。則傷道。

高年而無德。極貧而無所顧惜。兩種人不可與較。容人之過。却非順人之非。若以順非為有容。世亦安賴。

有君子。大抵古人以喜怒中節為和。今人以有喜無怒為和。

濟人窮者。勿問其所以窮。恐憎惡之心生。則惻隱之心混矣。慕人善者。勿問其所以善。恐擬議之念起。而效

法之念微矣。憎音增。疾惡也。

勿以人負我。而隳為善之心。當其施德。第自行吾心。所不忍耳。未嘗責報也。縱遇險徒。止付一笑。隳音灰。毀也。

施恩望報。勢必成讐。為善求知。弊將得謫。

鋤奸杜倖。要放他一條去路。若使之一無所容。譬如防

川者。若盡絕其流。則堤岸反潰矣。潰音會。崩決也。

事有急之。不白者。寬之。或自明。人有操之。不從者。縱之。或自化。即家庭嫌隙。常有愈理而愈多。緩之。則如故。毋以小嫌疎至戚。毋以新怨忘舊恩。

人生無處不可磨礪。如兩玉相磨。必磨不成。須得麤石

相砥。方得成器。故遇小人。侵凌非不幸也。修省畏避。增益動忍。便有許多道理出來。

有才而性緩。定屬大才。有智而氣和。斯為大智。

人不自重。每每取辱。非但親友班輩之間。即一切細人。亦不可輕易肆言動手。倘彼一時不伏。必受耻辱。及至到官。業已晚矣。縱使懲治。在彼無所顧忌。在我體面已傷。所謂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親族鄰里。居址甚近。相與甚久。凡牲畜之侵害。僮僕之爭鬪。言語之相角。行事之錯悞。勢不能盡免。惟在以

心體心。彼此相容。但求反己。不可責人。方能處久。若不忍小忿。遽生嗔怒。或自恃財勢智謀。必欲求勝。萬一彼此不服。必至仇怨相尋。終無了時矣。仇音求。怨敵也。小人之量如針眼。不能容物。心如棘刺。常思害人。身如屋茅。見事風生。君子遇之一以禮。待之一以默。包之可也。遠之可也。避之可也。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功。辱之一字。最所難忍。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也。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如何。彼為小人耶。則直在我。何怒

之有。彼為君子耶。則直在彼。何怒之有。世之人。不審辱之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其所以相仇而相害也。書曰。必有忍。事乃濟。意正如此。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仇仇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為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心不藏人之惡。意不報人之怨。目不見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今之古人。士之君子也。

書曰。強力忍。詬。又曰。必有容。德乃大。今人於一毫之拂。便勃然怒。一事之違。卽憤然發。是無涵養。薄福人也。漢高祖能忍。故得天下。項王不能忍。故失天下。况中下之人乎。能忍時。其德量必大。到不能忍。已是驕貴氣。溢矣。淮陰以辱胯下而王。以羞澤灌而亡。飲到滿量。自然增益不得。自古大智大勇。必能忍小耻小忿。皆是享福德處。非局量褊淺者所可窺也。勝音夸去聲。股也。奎也。忍之一字。在當官處事。尤爲先著。蓋清慎勤之外。更有一忍。則心和氣平。可以周悉於事之前後左右。而無

一之不辨矣。王沂公曰。喫得三斗醖酢。方纔做得宰

相。蓋言忍也。

醖音驗。酒酢味厚也。酢醋本字。今皆作醋。

凡人非從事於忍。斷不知忍字之難。非善惡兩念對勘。斷不知忍字之妙。蓋人若不忍辱。不耐苦。縱有善心。一激卽決。一折卽墮矣。天降大任是人。而必動心忍性。其意正欲人人透此一關耳。大約施濟人。不妨受嗔怒。爲人謀。不必辭恨責。任事之時。須要任怨。勸化之日。不避譏彈。有心寬厚。或遭笑侮。此是挾以偕來底。不辨此根。非能善者也。偕與皆同。

面前田地。要放得寬。使人無不平之歎。身後惠澤。要流得長。使人有不匱之思。匱音饋。乏也。竭也。

不必身為善。人有善而我揚之。即是善。不必身為惡。人無惡而我誣之。即是惡也。

事無大小。以理為主。然我雖任理而行。恐所遇之人。若愚者。不知理。強者。不畏理。奸猾者。故意不循理。則理

又有難行之處。便當審度事勢。從容處之。若小事寧可含忍。倘萬不能忍之大事。則質之親友。鳴之官長。

辨白曲直。彼終越理不得。自然輸服。若恃我有理。便

悻悻生念。任意做去。則愚者終不明。強者終不屈。奸

猾者必百計求勝。是有理翻成無理矣。猾音滑。詰惡也。

受人凌辱。畏其勢而忍之者。不足為忍。無可畏之勢。而

能忍之者。真為忍也。

恩讐分明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

處富貴。勿聽僕隸之言。值貧賤。莫信妻孥之計。恐妻孥之計短。而僕隸之言貪且險也。

強人以難行之事。吾心何安。污人以不美之名。吾心何

忍。汗同

倘有骨肉之戚。此人生最難忍處。當先鎮定此心。令有把握。不然。所傷必大。

飽諳世味。任彼覆雨翻雲。總慵開口。會盡人情。隨他呼

牛喚馬。只是點頭。慵音庸。嬾也。

事勢窮促之人。當原其初心。功成行滿之士。要觀其末路。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此戒疎於慮也。寧受人之欺。毋逆人之詐。此警傷於察也。二語并存。精

明而渾厚矣。

富以能施為德。貧以無求為德。貴以下人為德。賤以忘勢為德。

兩悔無不釋之怨。兩求無不合之交。兩怒無不成之禍。即或有人負欠。決非甘心不肖。理雖據而情須原。不必凌虐太甚。言語說盡。身分做盡。當看兒孫面上。稍稍寬容。遇眾擎易舉之事。亟宜贊助。不可從中一板打住。使人無一線生路。所云讚人。陷人。皆口也。推人。扶人。皆手也。但恐做盡說盡。天道好還。將來思人一讚。

一扶不可得也。

愚人指異端左道募化。稱說靈異。以誑鄉俗。我既不信。遠之而已。不必面斥其非。恐愚眾黨護。有時致辱。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親族朋友中。焉能個個相投。事事恰當。且人之嗜好不同。性情不一。卽有與我不相得處。不過小忿微嫌。又非不共戴天可比。竟有其人已死。尚不忘情者。或報復孤孀。或逢人責誚。人既死矣。則萬念消釋。當易嗔怒而爲憐憫。凡事照拂提攜。在鄉評里論。自然稱其厚道。若芥蒂不忘。猶嘖嘖於口。

不獨徒傷忠厚。而傷人聽之。反滋誹議。

嘖音責。嘖嘖。爭言貌。

檢身類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己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自己身與心。已先不好了。

無事。便思有閒雜念頭否。有事。便思有麤浮意氣否。得意。便思有驕矜辭色否。失意。便思有怨望情懷否。時時檢點。到得從多入少。從有入無處。纔是學問底真消息。

守恬澹。以養道。處卑下。以養德。去嗔怒。以養性。薄滋味。以養氣。

寡思慮。以養神。剪情慾。以養精。靖言語。以養氣。

先去私情。而後可以治公事。先空己見。而後可以聽人言。

不為過三字。昧却多少良心。沒奈何三字。抹却多少體面。

盡其在我四字。可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亦可以仰不

愧天。俯不作人。作音昨。慙也。

無事。常如有事隄防。可彌意外之變。有事。當如無事鎮定。可消局中之危。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畏。

耕。欲求其可獲。則必不鹵莽。言。欲求其可施。則必不孟浪。法。欲求其可守。則必不過嚴。恩。欲求其可繼。則必不過濫。獲音黃入。聲刈禾也。

體認天理。只在吾心安不安。人情安不妥上。人有一事不妥。後來必受此事之累。如器有隙者。必漏

也。試畱心觀之。知他人。則知自己矣。

得意之人多濶略。濶略似乎坦率。恐其過略。而近於麤疎。失意之人多深隱。深隱似乎沈潛。恐其過深。而鄰於谿刻。

欲求全於己者。無萬全之術。必求人己兩全。乃獲萬全。使人敢怒而不敢言者。便是損陰德處。隨事皆然。當權尤甚。此處切宜檢點。

慾不除。似蛾撲燈。焚身乃止。貪無了。如狸嗜酒。鞭血方休。

富貴如傳舍。惟謹慎可得久居。

揖讓周旋。雖是儀文。正以觀人之敬忽。其在少年。尤當兢兢守禮。不得一味率真。

事作於人所不見。必發於人所共見。

市私恩。不如扶公義。結新知。不如敦舊好。立榮名。不如種隱德。尚奇節。不如謹庸行。

血氣之怒不可有。禮義之怒不可無。

大聰明底人。小事必朦朧。大懵懂底人。小事必伺察。蓋伺察。乃懵懂之根。而朦朧。正聰明之窟也。

懵。音蒙。董。音愚也。

山生金。反自剋。木生蟲。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天下悔吝憂虞。皆自致之也。

自謙則人愈服。自誇則人必疑。我恭可以平人之怒氣。我貪必至啓人之爭端。是皆存乎我者也。

纔舒放。卽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

常有小病。則慎疾。常親小勞。則身健。恃壯者。一病必危。過懶者。久閒愈廢。

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有富貴。欲享不可。反羨貧賤而健者。是故人能於無事時。常常作病想。一切名利之

心。自然掃去。

遇難處之事。必須用兩箇如之何。遇難處之人。必須用三箇必自反。

凡事只是古本正傳。一好奇。便種種不妥。

言動文雅。須要自然。若過作身分。妄自矜莊。反不如本色家常。不招非笑。

富貴家宜學寬。聰明人宜學厚。

處富貴者。不知世有炎涼。小人處貧賤者。不知世有窺伺。小人。是皆不關自己痛癢。故也。

凡人無不好富貴。不知富貴二字。豈是容易享受。其上以道德享之。其次以功業當之。又其次以學問識見。駕馭之。其下道德不足。享功業不足。當學問識見不足。駕馭雖得富貴。何能安享。是以君子當此。每兢兢以守之。非畏富貴之去也。懼禍患隨之也。

今人思人財。財未必得。故不如不思。存害人心。人未必傷。故不如不存。欲記人過者。未必能復。故不如不記。欲矚美色者。未必能獲。故不如不矚。種種私心存之。何益。徒自薄耳。矚音勸。與瞰通。俯視也。

人有詈人而人不答者。必有所容也。不可以爲人畏我。而遂辱之已甚。辱之已甚。人或起而我應。則又當何如耶。詈音利。罵也。

利猶水也。滋潤萬物。似不可無。然過多則傷物。名猶火也。照耀萬物。似不可無。然不戢則焚身。

巧人得福固多。得禍亦不少。拙者循理安分。似無大福。然亦不至有大禍。

我如爲善。雖一介寒士。有人服其德。我如爲惡。雖位極人臣。有人議其過。

夜行能禁我之無奸於人。不能禁犬之無吠於我。能保我之無議於人。不能保人之無議於我。

凡有望於人者。必先思己之所施。凡有望於天者。必先思己之所作。此欲知未來。先察已往之理。

倚高才而玩世。背後須防射影之蟲。飾厚貌以欺人。面前恐有照膽之鏡。

好辯以招尤。不若忍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逞能以受妒。

不若韜精以示拙。韜音叨。藏也。

謙美德也。過則為多詐。儉亦美德也。過則為慳鄙。慳音謙。慳也。

行也。過則為足恭。默亦懿行也。過則為藏奸。慳音謙。慳也。

憂勤是美德。太苦則無以適性怡情。澹泊是高風。太枯則無以濟人利物。

己情不可縱。當用逆法制之。其道在一忍字。人情不可拂。當用順法調之。其道在一恕字。

大凡聰明之人。極是誤事。何以故。惟聰明生意見。意見一生。便不忍捨割。往往溺於愛河。慾海者。皆極聰明之人。

以理聽言。則中有主。以道窒欲。則心自清。

待人而畱有餘。不盡之恩。則可以維繫無厭之人心。遇

事而畱有餘。不盡之智。則可以隄防不測之事。

性不可縱。怒不可畱。語不可激。飲不可過。

有一念而犯鬼神之禁。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釀

子孫之禍者。最宜切戒。釀音娘去聲。謂如作酒也。

不可乘喜而輕諾。不可因醉而生嗔。不可乘快而多事。

不可因倦而鮮終。

立身高一步方超達。處世退一步方安樂。

屈己者能處眾。好勝者必遇敵。欲常勝者不爭。欲常樂

者自足。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可以免憂辱。

謝事當謝於正盛之時。居身宜居於獨後之地。謹德須

謹於至微之事。說話務說與知音之人。

人未飲酒時。事事清楚。到醉後。事事昏忘。又到酒醒後。

照舊清楚。乃知昏忘是酒。清楚是心之本然。人苟不

以利欲迷其本心。則於事斷無昏忘之患。克己二字。

此醒酒方也。

欲止奢。當念貧及。欲止慾。當念病及。欲止忿。當念禍及。

欲止邪。當念謫及。欲止惡。當念死及。

執拗者福輕。而圓融之人。其祿必厚。操切者壽夭。而寬厚之士。其年必長。故君子不言命。養性卽所以立命。亦不言天。盡人自可以回天。愚謂圓融亦要裁之於義。否則爲同流合汙矣。拗音劫上聲。又去聲。固相違也。

筆之用。以月計。墨之用。以歲計。硯之用。以世計。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耶。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於是得養生焉。以鈍爲體。以靜爲用。惟其然。是以能求年。

謙恭遜讓。自古爲然。聖如孔子。鄉黨之間。猶且恂恂。况下此者乎。常見今之人。稍稱饒富。微有功名。於鄰里鄉黨之間。拱手作揖。便有許多尊大驕傲之態。此皆讀書不多。見聞不廣之故。不知鄰里鄉黨。最爲要緊。如火燭盜賊。必賴鄰里相救。鼠牙雀角。必仗鄰里公言。考試赴任。必用鄰里保結。豈可尊大驕矜。卽如親友亦宜淡洽。若平日不冑聯屬。設遇一時有事。則人將視我陌路。誰爲匡扶。更有陰險小人。不但不爲排解。卽於此中生端激變。惟恐禍之不烈。是我竟成孤

庸行錄 卷之一
注矣。且謙恭遜讓。在家固不可忽。而旅邸舟次。更爲要緊。小則取辱。大則可危。易稱謙尊而光。所以六十四卦中。六爻皆吉者。謙也。

省過類

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

第一法。灑脫。是養心第一法。灑音沙上聲。

拒諫飾非。舉世通病。試思聞善則拜。聞過則喜。是何等心腸。由中達外。一毫無所矯飾。非人以善與過。告之爲難。而有以來人告之爲難也。一分謙冲。一分長進。

一分倨傲。一分墮落。易稱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有以也。

貴莫貴於求過。病莫病於復諫。復音闕。很戾也。又拂也。

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冒誨責。非其契愛。孰冒諫諭。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恐有過。密訪人之有言。求謝而思改。小人聞人之有言。則好爲強辯。至絕往來。或起爭訟者有矣。

忙處事爲。常向閒中先檢點。動時念想。須從靜裏密操持。

簡傲不可謂高。諂諛不可謂謙。刻薄不可謂嚴明。闕茸

不可謂寬大。

闕茸音塔冗庸。鄙無才能也。

求見知於人世易。求真知於自己難。求粉飾於耳目易。求無愧於隱微難。

我有功於人不可念。而過則不可不念。人有恩於我不可忘。而怨則不可不忘。

何以下達。惟有飾非。何以上達。無如改過。

平地坦塗。車豈無蹶。巨浪洪濤。舟亦可渡。料無事必有事。恐有事必無事。

富時不儉。貧時悔。潛時不學。用時悔。醉後狂言。醒時悔。

安不將息。病時悔。

吉人安詳。卽夢寐神魂無非和氣。凶人很戾。卽聲音笑語渾是殺機。

要知自家是君子小人。只於五更頭檢點。思想底是甚麼。便見得。

衣垢不湔。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慙色。行垢不湔。德缺不

補。對天豈無媿心。

湔音箋。濯洗也。

一念之善。吉神隨之。一念之惡。厲鬼隨之。知此可以役

使鬼神。

我不害人。人不害我。人之害我。由我害人。

圖未就之功。不如保已成之業。悔既往之失。不如防將來之非。

功過不容少混。混則人懷怠惰之心。恩仇不可太明。明則人起攜貳之志。

蓋世功勞。當不得一個矜字。彌天罪過。當不得一個悔字。

行一件好事。心中泰然。行一件歹事。衾影抱愧。卽此是

天堂地獄。

有爲人說眼前報應。有聽人說報應諸事。有將已驗醫方。或鈔或刻授人。亦是善事。

真心好善者。須自尋己過。便有進步。

禮義廉耻。可以律己。不可以繩人。律己。則寡過。繩人。則寡合。

人生世上。那管得許多。那好得許多。那能使人人說好。

那能使人人不說吾不是。只要做事十分不差。心上無愧便了。

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或心神昏塞。轉頭卽忘。或無事而煩惱。或見君子而消沮。或聞正論而不樂。或施惠而人反怨。或夜夢顛倒。甚則妄言失志。皆作孽相也。老成之人。言似迂濶而更事爲多。後生雖天資聰明。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例以老成爲迂濶。及歷事多而情理現。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備嘗之後矣。

人生減省一分。便超脫一分。如交游減。便免紛擾。言語減。便寡愆尤。思慮減。則精神不耗。聰明減。則混沌可完。使不求日減而求日增者。真桎梏此生哉。

桎梏。足械。橫善谷。手械。

因循二字。斷送一生。

有一善。逢人賣弄。有一惡。到處遮飾。此是良心不昧處。至於行事則反之。何哉。

作善豈非好事。然有一好名之心。卽招謗招禍之道。德業常看勝於我者。則愧耻自增。境遇常看不如我者。則怨尤自息。

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耳能聰。目能明。吾身之至寶。若用之以求人過失。而不

用之以內照。是以我之至寶。徒爲人用。豈不可惜。人只言人心難料。不知自心更難料。人只言人心不平。不知自心更不平。識得自心。方可說人心。責我以過。當虛心體察。不必論其人何如。局外之言。往往多中。每有高人過舉。不自覺。而尋常人皆知其非者。此大舜所以察邇言也。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閒。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寡慾。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終日端坐。略無勞事。未饑而飯至。未寒而衣添。飲酒食肉。呼奴使婢。居有華堂。出有舟輿。可謂色色如意。不於此爲善。更且使性氣。縱喜怒。有些子事。便不耐煩。甚者造惡業。豈不大可惜乎。嘗與此念。久久自然寡過。

待己者。當從無過中求有過。非獨進德。亦且免患。待人者。當於有過中求無過。非但存厚。亦且鮮怨。閒事少管。則鮮咎。閒言少說。則省過。

自責之外。無勝人之術。自強之外。無讓人之術。

能改過。則天地不怒。能安分。則鬼神無權。

人言果屬無因。深自悔責。返躬無愧。聽之而已。古人云。何以止謗。曰無辯。辯愈力。則謗者愈巧。

凡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於心。發於慮。鬼神已得而知之。故君子貴乎慎獨。

夫人修持。善惡自起於心。心是五賊之苗。萬惡之根。善惡攸分。感應如響。故君子千日行善。善猶未足。片時行惡。惡便有餘。可不慎乎。

人與物不同器。如筆止能爲筆。不能爲硯。劍止能爲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唯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皆備。有朝爲跖而暮爲舜者。有惡人而齋戒沐浴。可祀上帝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也。惟是起心之處。動念之時。先當充廣德性。力行善事。爲至要耳。

改過者。第一要發耻心。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以其得之則聖賢。失之則禽獸。介在幾希。不可不察。此改過之要機也。第二要發畏心。天地在上。鬼神難欺。吾雖過在隱微。而上下昭著。實鑒臨之。重則降之百殃。輕

則損其現福。吾何以不懼。第三要發勇心。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須當奮然振勵。日日知非。從心曲隱微處。默自洗滌。簡點。譬如千年暗室。一燈纔照。則千年之暗俱除。此風雷之所以爲益也。具是三心。方可改過。然人之過。有從事上改者。有從理上改者。有從心上改者。如前日殺生。今戒不殺。前日嗔怒。今戒不怒。此就事而改者也。強制於外。終非究竟之道。善改過者。雖禁其事。當明其理。如過在殺生。卽思曰。上帝好生。物皆戀命。殺彼養己。豈能自安。一思及此。有對食傷心。不得下咽者矣。如前日好怒。必思曰。人有不。是情所宜矜。悖理想干。於我何與。本無可怒者。又思行有不得。皆己之德未修。感未至也。以之自反。則謫毀之來。皆磨練玉成之地。我當懽然順受。何怒之有。其餘種種過惡。皆當據理思之。此理旣明。過將自止。何謂從心而改。過有千端。惟心所造。吾心不動。過安從生。若能一心爲善。正念時時現前。邪念自然汚染不上。如太陽當空。魍魎潛消。如伐樹去根。枝葉枯瘁。此改過遷善之要道也。

夫改悔之法。惟在自己時時打點耳。卽命當顯榮。恆作
落窶想。卽命當順利。恆作拂逆想。卽口頗足食。恆作
貧窶想。卽人相愛敬。恆作恐懼想。卽世家望重。恆作
卑下想。卽學問頗優。恆作謏劣想。遠思追揚祖父之
德。近思消弭平生之愆。上思報國之忠。下思成家之
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開己之非。念念如此。事事如
此。自然全體是善。福將集而災立轉矣。謏音翦。淺也。劣音烈。薄也。

安命類

人之貧。富。貴。賤。壽。夭。以至一飲。一食。一作。一止。皆有定

數。莫之能違。然轉移禍福之機。又在於人。而數不能
固。蓋數定者。天命也。感應者。天心也。天以生物爲心。
極誠無妄者也。人之一念。濟人利物。發於由衷。初無
所爲而爲。則雖一時一事。而精誠之極。自可以上格
天心。如響斯應。此又理之必然者也。數。天數也。天心
旣格。數亦隨之而轉矣。焉能固。

命應富貴者。美好之事。忽然而至。無意而得。頭頭湊合。
非其才智之巧也。命也。命應貧賤者。美好之事。將成
忽敗。縱得必失。局局乖違。非其才智之拙也。亦命也。

可見富貴貧賤。皆由於命。處順境者。不可自誇其能。而譏處逆境者之無能矣。

得失有定數。求而不得者多矣。縱求而得。亦是命所應有。安然順受。未必不得。語云。緊行慢行。前程止有者些路。逆取順取。命裏止有者些財。何苦損人利己。自多貪圖也。

安天命之說。與老成言之則易。與少年言之則難。蓋少年志氣英發。每欲以人勝天也。盡人事之說。與少年言之則易。與老成言之則難。蓋老成精神衰憊。每欲以人聽天也。究之人事自有所當盡。天命自有所宜安。二者相需而不相悖。

人每以聽其自然。謂之順天。不知天賦我以聰明才識。與庸眾不同者。原有許大事業。待我盡之。若聽其自然而人事不盡。是逆天也。安得謂之順哉。傲慢之人。驟得通顯。天將重刑之也。疎放之人。艱於進取。天將曲赦之也。

智者不與命鬪。法鬪。理鬪。勢鬪。

有一樂境界。便有一不樂底相對待。有一好光景。便有一

一不好底相乘除。只是尋常茶飯。實地風光。纔是箇安樂窩。

進一步想。有此而少彼。缺東而補西。時刻過去不得退。一步想。只弊者盃飯。只穿者件衣。俯仰寬然有餘。慾心重者。雖處富貴之地。未嘗須臾之不憂也。何者。位高者多無子。則爲無子累其心矣。才高者多無位。則爲無位累其心矣。天地間萬物之不齊。彼屈此伸。彼有此無。自然之理。必求全其心之慾。則幾幾乎百歲之間。無須臾之不憂也。

凡人憂愁抑戾。至於病。至於困。至於死。皆起於妄想耳。何爲妄想。曰於人有非分之求。於天有過量之望。世間唯財與色。能耗人精氣。速人死亡。而方士之言曰。金銀可點化以濟世。少女可採補以長生。旣快嗜慾。又得超升。何憚而不爲耶。但以情理揆之。恐無此大便宜事。不敢信也。近見一仙史云。爐中鉛汞。違心那得成丹。旨哉斯言。世人可以醒悟。

好利。非所以求富也。好譽。非所以求名也。好逸。非所以求安也。好高。非所以求貴也。好色。非所以求子也。好

仙非所以求壽也。今人所求皆反其所好。無惑乎百無一成。

子生而母危。錙積而盜窺。何喜非憂也。貧可以節用。病可以保身。何憂非喜也。故達人當順逆一視。而欣戚

兩忘。

錙音礪。白。錙。金別名。

藿食草衣。淒涼窮巷。安吾拙。亦安吾愚。銀白金黃。馳騁

康衢。是其才。亦是其命。

藿音霍。豆葉也。騁音逞。直馳也。

奢者富而不足。何如儉者貧而有餘。能者勞而府怨。何如拙者逸而全真。府。藏也。

魚網之設。鴻則罹其中。螳螂之貪。雀又乘其後。機裏藏

機。變外生變。智巧何足恃哉。

罹音離。遭也。

行合道義。不卜自吉。行悖道義。縱卜亦凶。人當自卜。不必問卜。

省費以養財。安分以養福。

過分求福。適以速禍。安分遠禍。將自得福。

榮寵傍邊辱。等待不必揚揚。困窮背後福。跟隨何須戚戚。

若富貴功名。由我力取。則造物無權。若毀譽嗔喜。隨人

脚跟。則讒夫得志。

榮利。造化特以戲人。一毫著意。便屬桎梏。

人之一生。雖云命定。而命由心造。相從心生。今人多將
一生妻財子祿。及流年月建。預推一冊。如操左券。譬
如命該顯達者。自謂必得功名。詩書不必苦讀也。命
該富饒者。自期坐致豐亨。經營不必深謀也。至謂一
生無禍者。竟放心行險。恃以無恐也。終身少病者。遂
恣意荒淫。可保無虞也。是徒聽命章。反令人墮志失
業。不加修省。拘泥不通。其愚甚矣。昔袁了凡先生立

命之學。始以命數自拘。繼遇雲谷禪師。方知命由心
立。福自己求。力行善事。後果登第生子。再如雙胞兄
弟。始同終異之說。其初事事相同。命當齊貴。至赴選
時。弟因姦淫鄰婦。夫亡斬後。兄緣挑逗不染。聯捷多
嗣。卽此二者。命乎人乎。愚謂日行善事。命雖凶而轉
吉。日行惡事。命縱吉而反凶。若拘拘於命數。而不修
爲者。是猶炊飯待火。而不知其有燈也。故命之一字。

夫子罕言之。

券音勸。契也。

言語類

靜而存養。須先清理念頭。動而省察。須先檢點言語。
處事胸中了了。不多言尤妙。事不見機。必致耻辱。
羣居守口。獨坐防心。

一時教人以口。百世教人以書。

人前做得出底。方可說。人前說得出底。方可做。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默坐常思己過。閒談莫論他非。

親友中有顯貴者。對人頻言。必招鄙誚。

誚音樵去聲。以言相責也。

將欲論人短長。先顧自己何若。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人諂

笑。如嚼糖冰。爽美之後。寒沍凝腹。

啜同歃。音拙。嘗也。頰音劫。面旁也。

能受善言。如市人受利。寸積銖累。自成富翁。

好譚閨門。及好譚亂者。必為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則必

有奇窮。

神人之言微。聖人之言簡。賢人之言明。眾人之言多。小

人之言妄。

不能受言者。不可多與一言。此是善交法。

聞暖語如挾纊。聞冷語如飲冰。聞重語如負山。聞危語

如壓卵。聞溫語如佩玉。聞益語如贈金。續音曠。絮之細者。

開口譏誚人。是輕薄第一件。不惟喪德。亦足喪身。

凡事韜晦。不獨益己。抑且益人。凡事表暴。不獨損人。抑

且損己。暴音僕。顯示也。

會心之語。當以不解解之。無稽之言。是在不聽聽耳。

事遇快意處。當轉言。遇快意處。當住。

甘人之語。多不論其是非。激人之語。多不顧其利害。

十語九中。未必稱奇。一語不中。則愆尤駢集。十謀九成。

未必歸功。一謀不成。則訾議叢興。君子所以寧默毋

躁。寧拙毋巧。訾音子。毀也。躁音竈。急進也。不安靜也。

凡一事而關人終身。總實見實聞。不可著口。凡一語而

傷我長厚。雖聞譚酒謔。慎勿形言。

接下言貴簡。不可一語冗長。冗音戎。上聲。俗作冗非。

一坐之中。有好彈射人者。吾獨端坐沈默以銷之。此之

謂不言之教。

對失意人。不譚得意事。處得意日。不忘失意時。

無官者。終身不知臨民之難。無子者。終身不知為父之

難。由此推之。凡身所未歷。皆不宜易言。

聽言當以理察。傳之小人之口。不足輕重。出之正人君子。便有關係。故我輩之言。如錐畫沙。堅而不移。聽人之言。如鳥行空。過而不著。

言有三不可聽。昵私恩。不知大體。婦人之言也。貪小利。背大義。市人之言也。橫心所發。橫口所言。不復知有理義。野人之言也。

少年時作收斂語。謂之失時。老年人作壯往語。亦謂之失時。

凡人正當議論人時。一團盛氣。若遽阻他。反不投機。更伸其辨。是增人過。待他氣平。方緩與說。更於無人處。私自化之。尚可後改。

識見每欲淡人一層。或反入於淺。議論每欲高人一層。或反入於卑。蓋不見理而求勝。不思致用而徒快於言。故也。

聞人之善而疑。聞人之惡而信。慣好說人短。不記人長。其人生平。必有惡而無善。

好說人陰事。及閨門醜惡者。必遭奇禍。且言之鑿鑿。如曾目覩。鬼神在旁。何不說得略活動些子。

譚親友失德過舉。不如述古人嘉言懿行。既可示人標榜。更可免吾口過。

本富而對人說貧。本穢而對人說清。以人爲可欺耶。方唯唯時。其人已匿笑之矣。誰迫之。而必爲此自欺語。我有冤苦事。他人問及。始陳顛末。若胸自不平。逢人絮絮不已。聽者雖貌爲咨嗟。其實未常入耳。言之何益。拜訪坐定。先敘寒溫。次陳聞見。繼而方道來意。此大概皆然。若在乍交初識。則一切新聞。尤須留意。庶不至

禍從口出。

概音蓋。梗槩也。

存心說謊固不可。開口賭咒亦不可。

謊音荒上。聲。妄語也。

交接宴會之間。人品不齊。或行檢有玷。或相貌不全。或今雖尊顯。而出身本微。或先世昌隆。而後裔流落。言語之間。須畱心檢點。切勿犯人忌諱。令其愧恨。不獨自失厚道。亦且結怨於人也。

俗語近於市。纖語近於娼。譚語近於優。士君子一涉此。

不獨損威。亦難迓福。

纖音先。微細也。譚音混。弄言也。

凡宴會賓客雜坐。非質疑問難之時。不可講說詩文。自矜博雅。恐不知者。愧而恨之。

以言譏人。此學者之大病。取禍之大端也。稠人廣坐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逞己之長。非惟惹妒。抑且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耶。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問即答。庶幾可耳。若一言有失。慙愧無及。言不可不慎。所謂飽諳世事。慵開口。會盡人情。只點頭。諳音安。忪也。熟聞也。讀書有不解處。標出以問知者。慎勿輕自改竄。銀根之誤。遺笑千古。至於名勝之地。勿輕題咏。一有不當。遠近傳為笑端。如昔人所記飛閣流丹。誤為舟之類。可鑒也。竄音爨。改易也。

人以詩文質我。批駁過直。固多致嫌。若一概從諛。又非古道。嘉者極力贊揚。謬者指其疵病。瑕瑜不掩。寓鼓舞於褒貶之中。至誠待人。必不我怨。且嘉者逢人說項。謬者絕口勿言。其人聞之。必自感奮。駁音博。同駮。論列是非也。戲而不謔。詩人所稱。終日正襟莊語。卽聖賢亦未必然。風流善謔。可以解頤。切勿互相譏誚。因戲成讐。當乘醉乘興。往往失言。既而百計挽回。究竟費盡氣力。豈是挽回得來底。何不於乘醉乘興。高譚濶論時。略加謹慎。免追駟馬。

造作歌謠及戲文小說之類。譏諷時事。此大關陰騭。鬼神所不容。凡有所傳聞。當緘口勿言。若驚爲新奇。喜譚樂道。不止有傷忠厚。以訛傳訛。或且疑爲我作矣。語云。開卷有益。余謂是書皆可資長學問。獨怪今之小說。多將男女穢跡。敷爲才子佳人。以淫奔無耻爲逸韻。以私情苟合爲風流。雲期雨約。摹寫傳神。使閱者卽老成歷練。猶或爲之搖撼。至於無識少年。內無主宰。未有不意蕩心迷。神魂顛倒者。在作者本屬子虛之言。看者竟認爲實有其事。遂以鑽穴踰墻爲美舉。

以六禮父命爲餘文。因而傷風壞俗者有之。犯法滅倫者有之。以致大行有虧。人所不齒。然小說中亦有寓意因果報應者。但因果報應。事涉渺茫。人多將信將疑。况人好德之心。不能勝其好色之念。旣以引誘於其前。而復禁令於其後。賢者有所不能。况未必賢乎。吾願主持風化君子。於淫詞小說。嚴請禁毀。使民惟經史是誦。厚風俗。保元氣。是亦聖世之優政也歟。今之詩文閒集。不出古人遺意。佳者固足膾炙人口。謬者不過遺笑大方。無甚關係。至於陰陽五行之理。其

中生剋制化極其幽微。從前亂人視聽者。至今稱為恨事。苟或見聞不廣。道理未徹。切勿妄立議論。恐一經鉅梓。則日後悞人不淺也。騰。騰本字。定也。成也。緘音堅。封也。

嬉笑戲謔。才人不免。或行吟聯句。或握手賡歌。不過藉此遣懷。以適興趣。今人則以手舞足蹈。隨口亂譚。為樂。常有最契之友。姊舅之親。有於戲謔時。一言偶中。而成終身讎怨者。不可枚舉。以戲作真。致禍匪小。如手足相加。比拳較力。一有不照。致亡身犯辟者。有之。語云。惟勤有功。凡戲無益。又云。戲言無益。酒後尤慎。

善謔浪好詼諧。吐語傷於過綺。取快佐權。亦無大害。揚

隱微。譚中葺為德。毋乃太涼。積愆消福。吾黨戒之。音諷

奎。諧音骸。謔也。嘲也。綺音起。織素為文也。葺音觀。中葺。宮中深密處。

耳雖聞。目不親見者。不可從而言之。流言可以惑眾。若

文其言而詒後世。恐是非邪正失實。了也。了也。

夫言語之累。不特出諸口者為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其謀。而怨者或以敗乃事矣。

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凡對人言而人不聽。畢竟是多言。令人厭。明達者言順。剛正者言厲。簡靜者言直。謙恭者言微。執一者言僻。虛曠者言繁。躁進者言急。鹵莽者言麤。愚頑者言鈍。陰毒者言而含笑。言之所至。以此驗之。其言泛泛者。終無所成。其言便便者。終不困滯。凡人之言。保乎氣。貴乎和者也。神和則言而有志。與人言。貴乎有信。有理。讒言勿入耳。邪言勿出口。聽言以事察。則言之所以爲吉與貴也。鹵音魯。莽音茫。上聲。苟且也。便音梗。便便。辨也。

不妄語。不多語。不道人隱事。不摘人微過。不言己無干。涉事。不言人有關係事。論人無拾短而棄長。論己無登枝而忘本。交淺者無與淡言。調別者無與強言。陰刻者無與言衷情。輕疎者無與言密事。語財不及非分。語色不及邪緣。彈射官箴。月旦人品。不及愛憎。不及風聞。談經濟外。寧談藝術。可以給用。談日用外。寧談山水。可以息機。談心性外。寧談因果。可以作善。士大夫處世。能絕四語。可與論道矣。一曰耳語。一曰目語。一曰手語。一曰足語。咕囁而談者。私也。睜笑而談

者險也。握手而道者，偽也。躡足而告者，昵也。言堂滿

堂，言室滿室。在朝言朝，在家言家。君子之言如是。音帖

帖，躡音聶，切，附耳小語也。踴音第，日小視也。躡音聶，足相履也。

法秀師嘗語黃魯直曰：公作豔歌小詞，可罷之。魯直曰：

空中語耳，非殺非偷，不至墮惡道。師曰：君以邪言搖

蕩人心，使逾禮越禁，其罪豈止墮惡道而已。魯直由

此不作詞曲。此不作詞曲

羅貫中編撰小說數十種，摹寫姦盜機巧之狀，變詐百

端，壞人心術。其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如此。

祝期生為人儂薄，見智愚皆侮之。評品之官則發其陰

邪，士則發其隱曲，無可擬議者，則巧求其短以毀之。

晚年病舌黃，每作須刺血數升乃已。復作，又刺。一歲

五七次，病苦難言，舌枯而死。此等人，孰不畏其口者。

亦豈不豪傑自命，而無識小人，孰不從而和者。然而

隱射誣人不少矣。視舌猶存，當任他快而已。儂音還，慧利也。

方言疾也。又音喧，義同。

孝經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

長短利害，所以無口過。雖論文談詩，亦須慎之。

頤大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蓋口所入者其禍小。口所出者其罪大。

司馬溫公曰。言不可不重也。鐘鼓叩之然後鳴。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可言而不言。猶叩之不鳴也。亦為廢鐘鼓矣。

易繫辭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書曰。唯口出好興戎。詩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餽。謂讒言如食之甘。使人嗜之不厭。亂日進也。曲禮曰。行修言道。禮之質也。言道者。謂以道為言也。緇衣篇曰。君子不倡游

言。可言不可行。君子弗道也。坊記曰。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家語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莊子人間世篇曰。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又周禮大司寇。以鄉八刑糾萬民。七曰造言之刑。謂訛言惑眾也。古有慎言人。名磨兜堅者。宋先生濂銘之。其略曰。磨兜堅。慎勿言。口為禍門。昔人之云。由是觀之。古今經籍子史。戒人慎言者。不一而足。人特未之思耳。故復雜引此。以致丁寧云。
餽音啖。餅屬。

庸行編卷之一終

庸行編卷之二

廣陵史

典摺臣父原輯

析津牟允中叔庸父叅補

閩山尚朝柱擎一父校梓

操守類

操草平聲把持也

凡人須是有堅忍不拔之操。天下事方有幹濟。堅忍不拔。俗所謂耐。耐之義。謂耐饑。耐寒。耐煩。耐勞。耐辱。耐窮。耐心。耐事。耐官職。總之曰耐久。不耐則脆薄輕佻。風雨燥溼。皆得侵蝕。未有能久者也。故識得此。上之

為聖賢定靜之學。下亦不失為忍耐漢。

彪音翠。輕也。能音條。偷也。燥騷去聲。淫音失。蝕音石。

凶年之穀。亂世之名。皆以少取為貴。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

羣行羣止。看識見。

嗜慾正濃時。能斬斷。怒氣正盛時。能按納。此皆學問得力處。

禾稼賴乎秋成。人品重乎晚節。人有晚節不終者。非是

兩截。蓋本色纔露耳。故恭不誠。則為大機械。和不誠

則為真鄉原。

截。前入聲。整齊也。原音愿。謹慤也。善也。

花繁柳密處。撥得開。纔是手段。風狂雨急時。立得定。方

是脚跟。

澹泊之守。須從穠艷場中試來。鎮定之操。還向紛紜境

上勘過。

穠音農。花木盛貌。勘音看。校也。

憐之一字。吾不樂受。傲之一字。吾不敢居。不受憐。所以見學問。不居傲。所以微涵養。

蒼蠅附驥。捷則捷矣。難辭處後之羞。蘿蔦依松。高則高矣。未免仰攀之耻。所以君子寧以風霜自挾。毋為魚

鳥親人。

蠅音淫。驥音記。千里馬也。蘿音羅。女蘿。兔絲也。蔦音鳥。寄生草也。皆蔓生。

作人要脫俗。不可存一矯俗之心。應世要隨時。不可起一趨時之念。

能脫俗。便是奇。不合汗。便是清。

欲作精金美玉底人品。定從烈火中煅來。思立揭地掀

天底事功。須向薄冰上履過。

揭音桀。高舉也。掀音軒。以手高舉也。

青天白日處節義。自暗室屋漏中培來。旋乾轉坤底經

綸。自臨溪履薄處操出。

素貧賤。行乎貧賤。此是我輩第一要緊語。聖人不去非道之貧賤。况道中之貧賤乎。第貧賤實有不堪之憂。

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俱不必言。至拂亂所為。英雄

豪傑。幾不能自主。此而不移也。誠難矣。然動心忍性。

增益不能者。却在此時。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孟

子曰。貧賤不能移。此是聖賢豪傑底根本。

向人說貧。人必不信。徒增嗤笑耳。且人即我信。何救於

貧。噍噍者可厭也。

噍音癡。笑也。噍音鴉。恐懼告愬也。

貧賤時。眼中不著富貴。他日得志。必不驕。富貴時。意中

不忘貧賤。一旦退休。必不怨。

想錢而錢來。何故不想。愁米而米至。人固當愁。若曉起

依舊貧窮。夜來徒多煩惱。

凡人但遇逆境。只宜安靜。不宜躁動。如舟行遇逆風。必

欲開船。鮮有不失事者。

躁音竈。急進也。不安靜也。

俗氣入骨。卽吞刀刮腸。飲灰洗胃。覺俗態之益至。正氣

效靈。卽刀鋸在前。鼎鑊具後。見英風之益露。

語云。世俗不可醫。或問不俗之狀。黃庭堅曰。難言也。視

其平居。無異於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

是非邪正之交。少遷就。則失從違之正。利害得失之會。

太分明。則起趨避之私。

當樂境而不能享者。畢竟薄福之人。當苦境而反覺甘

者。纔是真修之士。

豪傑向簡澹中求。神仙從忠孝上起。

發端無緒。歸結還自支離。入門一差。進步終成恍惚。

積丘山之善。尚未爲君子。貪絲毫之利。便陷於小人。

蒲柳之姿。望秋而零。松柏之質。經霜彌茂。

高明性多疎脫。須學精嚴。狷行常若拘持。當思圓轉。

拖泥帶水之累。病根在一戀字。隨方逐圓之妙。便宜在

一耐字。

居盈滿者。如水之將溢。未溢。切忌再加一滴。處危急者。如木之將折。未折。切忌再加一搦。

凡人一生。未必盡是逆境。卑田院兒。亦有幾日好運。只為看得容易。以為去而復來。誰知事機錯過。不能再得。若存心謹慎。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小小成箇局面。何至沿門持鉢。

故人仕宦者。貽書見招。以不赴為正。或久別懷想。抵署盤桓數日。欸欸道故。不及他事。切勿在外招搖。妄有關說。一貴一賤。交每不終。未必盡貴人之過也。

遊大人之門。諂固可耻。傲亦非宜。總不如蕭然自遠。

富貴之家。雖主人謙虛。而閹人多有驕悍之氣。士君子

於此當自愛。可以無求。便宜少往。寧令怪其不來。無

令厭其數至也。

閹音昏。守門隸也。悍音旱。強很也。數音索。頻也。

公門不可輕入。若世誼素交。尤當自遠。既屬同心。必不疑我為疎亢。或事應面謁。亦不必屏人祕語。恐政有興革。疑我與謀。又恐不與我合者。適值有事。疑為下

石。祕音避。密也。隱也。

冠履服飾。不必為崖異。亦不必趨時太甚。器用必求精

良飲食必求異巧者。此乃清中之濁。吾以為清事之

一蠹。崖異出。莊子。

爭名利。要審自己分量。不要眼熱別人。更生妒忌之念。

撐門戶。要算自己來路。不要步趨別人。妄生扳捨之

計。扳音班。引也。捨音扯。本字。

今寒士一旦登第。凡輿馬僕從飲食衣服之類。即欲與

膏梁家爭為盛麗。秋毫皆出債家。謁選之官。債主即

隨之而至。非盜竊帑藏。股剝閭閻。何以償之。及其罷

官歸休。則恣橫於鄉黨。居間請託。估計占奪。無所不

至。安得國有廉吏。鄉有端人。昔人言受恩多。難以立

朝。吾亦曰舉債多。難於立身。

帑音贖。藏去聲。金帛藏也。股音鑽。消縮也。估音古。論物價也。占音戰。

人承祖父之遺。衣食無缺。此大幸也。便當讀書守志。安

分經營。若家貧亦惟勤學立行。為鄉黨所重。自有為

之地者。若喪心以求利。人人惡之。是自絕生路矣。

行客以大道為迂。別尋捷徑。或陷泥淖。或入荆棘。或岐

路不知所從。往往循大道者。反行在前。故務小巧者。

多大拙。好小利者。多大害。不如順理直行。步步著實。

得則不勞。失亦於心無愧。淖音鬧。泥也。

見遺金於曠途。遇艷婦於密室。聞讐人於垂斃。好一塊
試金石。

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位高金多者。未嘗不願
與之交也。見勢崇權重者。未嘗不願與之接也。而不
知一交一接之間。禍患由此而基焉。善於保安者。曷
以清淨省事為本。窮通有命。徒自紛紛。何益哉。

書畫古帖。可以遣興。花木禽魚。可以陶情。若夫設心機。

費重賄。則可不必矣。賄。灰上聲。財也。

久利之事。勿為眾爭之地。勿往物極則反。害將及矣。

利可共而不可獨。謀可寡而不可眾。獨利則敗。眾謀則
泄。

見人私語。勿傾耳竊聽。入人私室。勿側目傍觀。

與其貪而豪舉。不若吝而謹飭。飭音尺。整也。與救通。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
者。博聞。

今有人。考其生平。言稱道德。行法先民。宜乎其吉祥駢
集。而家道日見衰微者。何故。良由心術之不端也。雖
未有損人利己之事。而時懷我強彼弱之思。雖未有

殘忍刻薄之爲。而時萌幸災樂禍之意。由此推之。非
是不做壞事。力量不能做壞事。若一朝得志。亦何憚
而不爲。如可以行不義。而不行。可以作不仁。而不作。
纔是心術端方之士。獲福必永矣。駢音纒。聯也。
絕葷是難事。不必勉強。不食牛犬。不特殺。似爲得中。
經一番折挫。長一番識見。多一分享用。減一分志氣。加
一分體貼。知一分物情。挫音判。推也。
儉雖美德。然太儉則近怪。自度所處之地。畱不盡之意。
以養福可也。怪吝太甚。未免有俗惡之態。豈不爲人

所鄙。怪音謙。怪也。度音鐸。忖也。

青樓翠館之游。不但有關行止。此中不潔者。十人而九。
一染良毒。往往毀傷面目。或至喪生。卽幸而無事。毒
種生育。人人憎嫌。不與同坐共食。可不慎哉。
世人違悖道理。失其操守。無非爲財耳。久之。利令智昏。
始猶不顧是非。繼則不顧利害。非好死也。好利也。蓋
義中之利。細積而徐至。非義之利。橫發而快心。世人
往往去彼取此。以求滿意。及意滿而惡亦滿。惡滿而
禍亦滿矣。

世人以屬託為媒利捷徑聽屬者亦以為厚若人而有德色即使解急辯枉屬而聽之已非其分况片語尺牘顛倒是非使無辜含冤有罪倖免拂人情好惡之公奪天道禍福之柄壞心術損陰騭甚矣即使所言近公而實有所利之鄉里訾議鬼神鑒察屋漏康衢肺肝如見宵令其有完名乎更有一面講學一面居閒動曰脫人刑獄賄金何傷成人功名取利非枉嗟乎此說倡而罔上行私壞法亂紀之徒幾接踵於世廉隅不能域彈射不能加真名教罪人也。屬音祝託也加口非

國家設官凡部銜皆以清吏二字其飭簠簋之意稔重然清乃官箴之始基猶貞乃女德之始基不足恃也居官者以廉之一節自滿而種種戾氣秕政伏焉則是婦人無淫行而遂可詈翁姑壓夫子叫菜於妯娌間矣諺曰清官無後夫形官無後宜也清官而權絕嗣之報豈天道爽哉所以致此者可深思也。銜音咸官吏階位也簠音撫簋音癸皆盛黍稷器也箴同鍼秕音彼不成粟也菜音燥鳥羣鳴也詈音利罵也妯音逐娒音里兄弟之妻也

敬畏類

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亾。與平聲

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色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禮義也。知禮義。則知所敬畏矣。冠去聲。長上聲。

恐懼者。修身之本。事前而恐懼。則畏。畏則可以免禍。事

後而恐懼。則悔。悔則可以改過。夫智者以畏消悔。愚者無所畏而不知悔。故智者保身。愚者殺身。大哉。所謂恐懼也。

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人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自然該貫。

儒者敬以存心。其心體湛然在腔子裏。如主人公在家。便能整治家事。是箇活主人。

心在焉。則謂之敬。如對客譚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間斷。便是不敬。

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謹之。靜久自愈。人是天地精氣所結。只要存得心好。則天地自然默佑。雖有疾病。安能爲害乎。

大人不可不畏。畏大人。則無放逸之心。小人亦不可不

畏。畏小人。則無豪橫之名。橫。去聲。

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也。

慾心一萌。當以禮義勝之。

食能止饑。飲能止渴。畏能止禍。足能止貧。

人有能識獨坐之趣者。可與譚心性之學矣。

試思吾二六時中。存心制行。與聖賢之理相應乎。與天

道相應乎。與人道相應乎。與旁生相應乎。與鬼趣相

應乎。則我將來之果地可知矣。故省身者。學之實。知

非者。道之進。

溫公云。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

者。因思凡不可對人言者。皆不可爲。只心安處。便是

理順處。

肩不緝 卷之二
細行不修非美玉。良心一壞卽殘碁。人若一念逆理。便是天地罪人。何必有大過乎。

聖人之道備於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要在大學中庸二篇。其要在慎獨而已。但於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卽點檢不放過。便見著力。

人惟一心。起爲念慮。念慮之正不正。只在頃刻之間。若一念之不正。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是不正。此皆在人一心。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千古聖賢。不過察諸一念之微。

天地鬼神多於此處。勘人善惡。人能於此。俯仰無愧。衾影無慚。又何暗室之可欺乎。

人所不見不聞之處。乃善惡初分之介也。此時舉念發心。一毫不可自欺。靜則存之。動則察之。時時刻刻。無念不然。方是實落工夫。

口裏聖賢。心中盜蹠。勸人而不自勸。名爲挂榜修行。獨慚衾影。幽畏鬼神。知人而復知天。纔是有根學問。

古人治心。防於念之初生。情之未起。所以用力甚微。收功甚鉅。及其情慾相亂。愛惡交攻。自傷其生。不可救。

藥可不慎哉。

真正英雄。却從戰戰兢兢。臨溪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便一點使不著也。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危。

人爲五陰濁障。不能見虛空中聖賢。聖賢無一處一刻。不了然見我。切宜慎獨。

暗室貞邪誰見。忽而萬口喧傳。自心善惡炯然。凜於十

王考較。

身爲士大夫。則此身便爲射的矣。故一言一動。不可不慎。

或問迂叟曰。神可事乎。曰可事。曰何神之事。曰事其心神。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故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涵心。雖欲欺。其可得乎。

凡人行己。公平正直。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恃此以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傲人。雖孔子亦以敬鬼神。事大夫。畏大人。爲言。况下此者乎。蓋公平正直。乃持己道理當然。卽道高天下。德出人羣。亦是儒

者分內之事。何可一毫自恃。若我公平而人私曲。我正直而人頗僻。亦是世間道理當然。不足怪者。故君子盡其在我。而終無怨尤也。

曲禮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孔子迅雷風烈必變。程子每遇風雨必興。蓋畏天也。若夫無知小民。雨多則怨澇。晴多則怨旱。風烈則怨暴。抑知陰陽各有定數。或官苛猛。或民造業。皆能致其不時乎。

從來災無妄起。變不虛生。人事不修。災變乃逢。敬天之怒。惟在齋戒修省。敬恭誠慤而已。每見禱雨祈晴。人多視爲故事。屠沽漁獵之禁。陽奉陰違。暗地宰殺較常更慘。水族禽卵。倍遭屠戮。既違國之大禁。又悖上天好生之心。禳禱者雖費精神法力。不愈熾天怒耶。而冥頑之輩。不思人心不誠。反謗祈禱無術。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女人星主祭祀。齋戒不潔。則女人星見。晉阮瞻嘗著無鬼論。忽一鬼通姓名。作客詣之。寒溫畢。仰譚名理。甚有才辨。與言良久。及鬼神事。乃作色曰。

鬼神。古之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耶。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便滅。阮默然。大惡之。年餘卒。夫鬼神體物不遺。無往不在。阮言無鬼神。是無敬畏之心矣。既無敬畏。又安能免其災殃耶。

天者理而已。人能順理。卽是順天。

世人以茹素爲齋戒。豈知聖賢所謂齋者。齊也。齊其心之所不齊。所謂戒者。戒其非心妄念也。無一日不齊。無一日不戒。今之人。每於斗降三七日。庚申甲子本命日。茹素。謂之齋戒。不知其用心何如也。况在茹素

之日。事至吾前。輒趨利徇欲。損人害物。不知其茹素

何爲也。

茹音如。以菜下食也。

世人信占卜小術。以爲己有富貴之命。一切不修人事。

恣縱妄爲。偃然傲倖所獲。蓋有不遂所欲。而反罹咎者多矣。君子則不然。凡百恐懼修省。惟義是守。而貧

賤富貴。一聽於自然。命蓋有所不計也。

傲倖音驕幸。覬非望也。

有人夜怕鬼。陽明先生曰。卽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餒。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或曰。正直之鬼。不須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曰。豈有邪鬼能迷

正人乎。卽此一怕，便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卽色鬼迷。好貨，卽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乃是懼鬼迷也。

鄒東廓曰：除却自欺，便無病。除却慎獨，便無學。夏峯先生曰：此語原道得盡。千聖萬賢，真切做工夫，只要慎獨。慎獨者，正慎其毋自欺者也。古來自欺者，莫過鄉愿。故聖門痛斥之。眾皆悅之，欺人也。自以為是，欺己也。欺愈工，而斲吾真也，益甚。自非獨勘，獨証，戒懼提醒，終無自慊之路。若誘染未深，天機用事，宜蚤致審。

於欺慊之介也。

斥音尺，黜擯也。斲音捉，削也。

曠古未有之事，不可恃之為祥。當戒慎修省，以答天意。恭敬擗節，福之本也。驕很傲慢，禍之胎也。况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霄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擗音尊上，聲裁抑也。以富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小。蓋矜誇之，所以取禍者，皆由一念驕心害之也。老子曰：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子弟命名起字，勿犯古先聖賢及先世之諱。衣冠珮玉，可以化彊暴。淡居簡出，可以却猛獸。定心寡

慾可以服鬼神。

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言行要畱好樣與兒孫。

身嘗靜退緣知止。心不傾邪畏好還。

好去聲

傅休奕席銘。左端曰。閒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勿忘

其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色。

禍成於多言。

用聖典。拭几糊窗。定陰削。一生壽算。刻淫書。災梨賊棗。

必遠遺。七祖災殃。故武安願天生好人。文昌勸世惜

字紙。

拭音釋。拭垢濡也。

宋建炎中。鼎州巨石隨大水流下。有字曰。無為淡隱。天

知人情。無為冥窈。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犯

禁滿盈。地收人魂。

宋鄭忠定王清之。不欺暗室贊云。境有明暗。心無顯幽。

一念之舉。十日已周。形諸事為。洪水橫流。袞袞撻市。

何必外求。不愧屋漏。心正身修。

蘧伯玉不以昏行變節。顏子淵不以夜浴改容。旬踐拘

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於垆野。夫婦之敬不

虧。此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者。若韓歆事光武。指天

畫地。帝不能容。至於自殺。白樂天諫憲宗。嘗曰。陛下錯矣。帝大怒。貶之。陳執中罷相。薦吳育自代。名之赴闕。因侍宴。醉而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仁宗愕然。遂斥之不用。曹利用在簾前。每以手繫腰帶。太后不悅。後亦貶死。四臣皆一時名士也。言動之間。偶失檢點。遂致得罪君父。身名俱喪。敬畏蓋可忽乎哉。音冀

記。垌同回。欵同欣。拊音撫。拍也。愕音諤。驚遽貌。

讀書類

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之說。夫子斥之。至於學易。學詩。學禮。與夫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說。拳拳為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歸魯。刪定繫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堯舜者。舍書則何以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蘇秦刺股。讀書。專為揣摩遊說之計。固已陋矣。斥音敕。黜擯也。說音稅。巧言以移人意。

今之士。非堯舜文王周孔不譚。非語孟大學中庸不觀。

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譚。幾若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談禮者。是可歎也。掖音亦。禮儒行。衣逢掖之衣。逢。大衣也。掖。臂下也。

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

學。宣見夫子之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怠。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石子。公明宣。斯可謂善學矣。今之學者。誠不可不知也。叱音斥。大訶也。咤同。吒音啞。去聲。怒聲也。君子之學。非爲富貴也。此心之理。不可不明。故也。爲富貴而學。其學必不實。其理必不明。其德必不成者也。富貴之來。無心所得。不然。潛居抱道。沒齒無怨。

讀書貴能用。讀書不能用。是讀書不識字也。郭登咏蠹魚詩末云。元來全不知文意。枉向書中過一生。蠹善妬。蛀書蟲也。讀書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心地乾淨。方可讀書學古。不然。見一善行。竊以濟私。聞一善言。假以覆短。是又借寇兵而齎盜糧矣。進取功名。易變化氣質。難。痛須加猛省。莫負好衣冠。心是活物。常安頓在經書中。庶免外誘。

養無用之人。則臨事不濟。讀無用之書。則臨文不符。窮無用之理。則臨義不斲。

窮理。慎無窮文字之理。率性。慎無率氣稟之性。安命。慎無安術數之命。

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

讀書萬卷。臨文了無一句。何也。其趣不親也。賓客滿堂。緩急不相助者。彼以貌合。非以天屬也。

世閒事無巨細。都有古人畱下底法程。誦詩讀書時。便

想曰。此可以爲我某事之法。可以藥我某事之病。如此。則臨事時。觸之卽應。不待思索。觸音充。入聲。觸也。凡讀先輩書。詞章華藻者。無甚可取。惟譚及身心性命者。愈玩愈有味耳。

嗜慾之可樂。不如讀書之真樂。功名之可貴。不如道德之真貴。

讀書譬如治田。治田必須去草。然後真種發生。讀書必須去欲。然後真機萌動。

讀書萬卷。一事不知。深以爲耻。

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今世學者。讀書尋行數墨。備禮應數。六經語孟。不曾全記得。三五板。如此而望有成。難矣。

寒可無衣。饑可無食。書不可一日失。

讀未見書。如獲異寶。讀已見書。如逢故人。

少年學問。當如上帳。老年學問。當如銷帳。

士當先行實。後文藝。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讀書要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

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仔細。

今人纔看者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稍都不曾理會得。

凡學須先明得一箇心。然後方可學。譬如燒火相似。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若先加薪。則火滅矣。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氣習作梗。要得消磨。蓋自有知識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麪。未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爲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耳。

梗音庚上聲。塞也。病也。

范忠宣公曰。我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

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

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先求吾心。廼可以見古人之心。

司馬溫公。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甚於韋布。嘗爲人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嘗患有此。從來惟見學士何涉。案上惟止一

肩行錄 卷之二
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

東坡先生讀書如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覈音効。考事得實也。

讀萬卷。不如識一字。說千丈。不如行一尺。勤修百億功。果不如濟一饑渴窮民。廣交天下英才。不如近一篤實前輩。

丈夫讀書。欲以資通達。定經權。若惜字憐篇。兒女事也。輔理性情之書。須使之常交於胷中。導慾增悲之語。自

宜少近。

處事不能得大體。當觀古名相傳。以老吾識。行事不能決大計。當觀古名將傳。以長吾膽識。為主膽為用事。無難矣。

看歷朝事。當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在朝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當。孰否。皆令胸次曉然。可以口稱指畫。則機會圓熟。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為空言。

陰謀怪習。異行奇能。俱是涉世底禍胎。只一箇庸德庸行。便可以完混沌而名和平。

惜寸陰者。乃有凌轢千古之志。憐微才者。乃有馳驅豪

傑之心。

轢音歷。車所踐也。又音落。義同。

惟書不問富貴貧賤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

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

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間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才智英敏者。宜以學問攝其躁。氣節激昂者。當以德性

融其偏。

學者胸中。多有古人書。要亦大利大害之所係也。王介

甫一代儒者。假使為秀才時。不熟讀周禮。宋之天下。

不受其剝害。介甫可為不善用周禮者。

學者欲決不墮落。惟在能信。欲道理八面玲瓏。惟在能

疑。善思則疑。躬行則信。信則人品真實。疑則心事精

微。

凡讀書法。原以經為主。苟經術深邃。則觀史易知人之

賢不肖。遇事得失。易以明矣。

邃音遂。深遠也。

讀書先務精。而不務博。有餘力。乃能縱橫。

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纔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去了。無益。須是緊著工夫。不可悠忽。又不須忙。小作課程。大施工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仔細。徘徊顧戀。如不欲去。如此不會記性人。亦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

學滿胸中。則出言自有蘊藉。理明胸中。則行事自有涵養。譬之富人。未嘗有意炫耀。而舉止自不寒儉。

人生學隨時進。如春花秋實。自有節次。少年時志要果銳。氣要發揚。但不越於禮足矣。不必收斂太早。如迂腐寂寞。譬天道春行秋令。亦是不祥。

士人立身。事事從讀書起。多讀書。則嗜慾澹。嗜慾澹。則費用省。費用省。則營求少。營求少。則耻辱免。耻辱免。則立品尊。立品尊。則人望之。如泰山北斗。

看書求理。必須胸中點頭。與人譚理。亦須令人胸中點頭。

人多是耻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蓋聚天下眾人之善者。聖人也。此舜所以好問。

而孔子所以無常師也。

古人有言。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之書耶。賢師益友。化人之速。有如此者。士夫相聚。未仕者。不過論科目之進取。已仕者。不過及官職之差除。較進取者。非時文無所用其功。量差除者。非吏事無以見其最。下此者。計資財之多寡。角生理之巧拙。比嗜慾之勝負。又無所不至焉。其有彼善於此者。口耳出入之間。言語文字之末。剪綵爲春。象龍救旱。抑竟何所得哉。

王端毅公恕問曰。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蔡虛齋先生曰。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儒生少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當補廩爲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纔可讀。便迫迫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暇於學。或自以爲無用於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且又或有遇時扞格之患。蓋識見旣淺。踐履必薄。規爲必粗。非不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況自幼入小學。

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以此。故雖有異質亦不能有異才。公曰然。售音酬。賈也。扞音捍。抵也。格堅不可入也。薛文清曰。某二十年治一怒字。尚不能消磨。方信克己之難。劉文肅曰。某生平最受此字之害。敢不奉斯言為師訓。

或問夏原吉公曰。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終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何嘗不自學來。

讀書貴能有眼。如道德經有無二字是眼。楞嚴經則心

目二字是眼。心經則觀照二字是眼。楞音冷。平聲。同稜。

士大夫子弟。類欲起精舍讀書。不知科第中人十九是借人屋讀書者。正如僧家開却許多僧寮。不肯住。却欲造靜室修行。真修行人。豈須靜室。淡公有言。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今知名之士。日投刺拜謁。飲酒高會。其人之奇傑者。初亦博學雄才。升古人之堂。而奔走屢年。平生舊所讀之書。盡皆遺忘。新者無一字屬目。遂錄錄空疎。無異於天下之庸人矣。豈不可鄙哉。錄與碌。碌同。

語云。讀書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可見律典與經史
并重。今人多鄙刀筆刑名之學。謂非長厚者所爲。此
意亦未爲不是。然一遇倉卒之變。無所適從。有因無
礙之細故。而反蹈不宥之重典者。皆由平日不知律
令故也。夫律既有本條。又有新例。情僞多端。輕重不
一。若不流心寓目。將同於不知法度之人。況場屋判
題用律。講約化民用律。是律爲朝廷大政。諄切示
人。豈可不加講究。而忽視之乎。

聞名人登第。可以信此道之不負人。聞淺人登第。又可
以悟此道之不遠人。

人生如逆旅。寧幾何時。不蚤自豎立。思所以不生而存。
不灰而亾者。以答天地父母生我此身一場。到得啓
手啓足之際。我所攜之而來者。絕無所攜之而去。此
之生也。眞罔生。而灰亦徒灰耳。豈不可憐。子曰。朝聞
夕可。蓋急望人之有聞也。又曰。四五十而無聞焉。
斯亦不足畏也已。顏子好學。有進無止。使稍爲悠忽。
三十二歲。瞬息過矣。攜音奚。提也。縣持也。俗作攜携。非。瞬音舜。同瞬。開闔目數搖也。
一生苦樂。惟人自取。止爭看得破。看不破。少之時。謀望

於進取。得失分而憂樂形焉。得者幾人。其壯也。馳逐於功利。貴賤別而榮辱招焉。貴者幾人。其老也。屬意於子孫。賢不肖異而成敗係焉。賢者幾人。看得破。皆天定之數。豈容一毫介意於其間。此等處既無介意。則無時無處而不可領天地四時之趣。視世人之毀譽欣戚。浮沈聚散。爭如我山房白雲之卷舒無定形。來去無定方也。古之達人高士。誰非吾師吾友。其無愧怍於心者。自然晬盎於面。故學者須尋孔顏之樂。無此樂。終難語自得。晬音歲。清和潤澤貌。盎音昂。去聲。盛貌。

學人要日日有憤焉求進之意。方免於墮落。一有悠悠便成苟安。雖於日用飲食之間。倫常事物之際。未見有缺德敗行之處。然不見其進。便是退。此夫子所以發憤忘食。學如不及。日日憂德不修。義不徙。不善不能改也。我輩可苟安而不思此一憤乎。

人心中久不用古今澆灌。則塵俗生其閒。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澆音驕。沃也。灌音貫。溉也。

邵子曰。學以人事為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朱子曰。為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

家則事親敬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分別是非去彼取此耳。

又曰學乃能變化氣質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米元章云一日不讀書便覺思澀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

立教類

列女傳

漢劉向著

曰古者婦人妊

音任

子寢不側

臥不側坐其身

不邊

坐不偏其身

立不蹕

當作蹕音庇立不任一足也

不食邪味

不正之味

割肉切不正不食席

席坐

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

不正之色耳

不聽淫聲

不正之聲

夜則令瞽

無目者精於聲

誦詩

周南道言也

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蓋妊子者寢食坐立視聽言動一出於正當妙合而凝之時正神生

神發之初感於正則善感於邪則惡自然之理也。

內則

禮記篇名言閨門內禮儀可為法則

曰凡生子擇於諸母

眾

與可者

可為子師者

必求其寬

容裕也

慈也惠也

順也

温也良也恭也

敬也慎而寡言者

此婦德之純者

使為子師

乳母不良非惟敗亂家法兼令

所飼之子性行亦類之

子能食食

音似飯也

教以右手

男女皆用右手取其強也

能言。勿使驕聲。男唯。應之速。剛女俞。應之緩。柔男鞶。音盤帶也。

革也。皮也。女鞶絲。帛也。男革女絲。六年教之數。一十百千。

與方名。東西南北。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同席坐。不共食。不共器食。教之

別。八年出入門戶。行也。及卽席。坐也。飲食必後長者始

教之讓。承上行坐食也。九年教之數。上日朔望六甲也。

言十年。幼出就外傅。教之數。居日宿夜於外學書也。卽

六書計。算法也。衣不帛繻。音如。音庫。下衣。俱不。禮帥

音初。禮節皆率循。朝夕學幼儀。幼事長。請肄。音異。簡

書諒。信實也。已上皆請。十有又三年學樂。六樂。誦詩。樂章。

舞勺。勺美武王之詩。成童。十五以上。舞象。象美文王之詩。

學射。五御。五御。古人教人以射御。二十弱而冠。去聲。

始學禮。五禮。可以衣裘帛。冠而後。舞大夏。禹樂名。

武兼惇。篤也。行孝弟博學不教。博文而不教。內而不出。

畜德而不暴於外。切於爲已也。三十壯而有室。妻也。始理男事。受用。博

學無方。常也。唯孫。音遜。朋友視志。視其志意所。四十

強始仕。治一官。方猶對物也。猶事出謀論發慮。是隨事

道合則服。任從君。五十命爲大夫服。任官政。統一

政七十老致事。還致職。女子十年不出。不出閨門。姆女師

教婉

音宛言悟柔順

貌

音晚容貌柔順

聽

有所受也

從

無所違也

此

執麻

冢

音洗麻之有子者此績事也

治絲繭

音簡織事也

織紵

布帛之屬

組

亦織也

紉

音巡似條

學女事

教以學女事

以共

同供

衣服

觀於祭祀

饗先祖也

納酒漿

豆竹豆

豆

木豆宴

菹

音疽酢菜

醢

音海肉醬

薦也

此教以祭祀之禮

十有

又

五年而笄

音雞簪也

二十而嫁

不待聘而從之

有故

父母之喪

二十三而嫁

聘則為妻

奔則為妾

而從之

真西山先生曰小學之書先載列女傳胎教之法而繼

以內則之文合二章觀之小學之教略備矣此立教

之原也故并註詳載之

程子曰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小學之法以

豫為先蓋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

論日陳於前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後

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意

慮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爍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

也

爍音商入聲銷金也與爍同

東萊呂氏曰後生小兒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

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

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不如

此則是躐等終不得成也。詰音古。又音互。訓故也。躐音列。越級也。

朱子曰。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

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智

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灑音篩。上聲。汎也。穉音治。凡物

幼小皆曰穉。扞音漢。抵也。扞也。格又音劾。堅不可入也。勝如字。

小學序略。朱子小學一書。其教在於明倫。其要在於敬

身。讀明倫而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

之序。朋友之交。必踐其事焉。讀敬身而知心術之要。

威儀之則。衣服之制。飲食之節。必嚴諾己焉。為學而

不嚴諸己。不踐其事。誦說雖多。辭章雖工。皆空文也。

於吾身何益。於家國天下何補。於聖人之道何似哉。

古昔盛時。立教有其地。施教有其時。家有塾。黨有庠。遂

有序。國有學。人生八歲。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

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

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以下。

至於庶人。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

之道。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故學

聖人之道者。學之必自小學始。塾音孰。閭巷之學也。黨學曰庠。州學曰序。近世以來。人自成童而後。父師多教之。讀大學起。不復誦習小學。又或者其所習工詞章科舉之學。於日用切身之事。濶略不講。是猶升堂而不及階。入室而不及門。欲求將來德業臻於大成也。難矣。

橫渠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

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

楊氏家訓曰。童穉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爲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悌忠信。禮義廉耻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橘音居入聲。果名。

康節邵子戒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

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善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覩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蠍。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讐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隕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爲善。

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歟音歇。蠍尾蟲也。詭音癸。異也。詐也。譎音決。謬欺也。隕音允。從高下也。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淡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爲警。楷音錯。楷書。法書也。朱子曰。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爲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

淡。惟尋思用意。爲可以得之。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

程子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語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矣。又曰。讀論語者。但將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淡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儘讀如井極也。皆也。本作盡。

張子曰。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朱子曰。張子之言。真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中

庸也。

又曰。六經須循環理會。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呂舍人曰。大抵後生爲學。先須理會所以爲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二三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明。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通讀五七十遍。須令成誦。不可一字放過也。史書每日須讀

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須是從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容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他人矣。難去聲。滯義也。從音聰。從容。舒緩貌。

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冰釋。怡然順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穿音串。貫穿。通透也。浹洽音接狹。潤澤周徧也。

張爾公先生曰。古者子生十年。入小學。則教以六書。正

始也。士由少迄壯。不徵於字。欲求通於文。不覈於文。欲求通於道。譬旨者使馳遠。聾者使審音。其孰信之。俗書繁興。後人偽增者日眾。故字苟害道。雖使倉頡復生。面命口授。不能苟同。他臆創譌傳。競尚僻異。讐正尤不宜少恕。傳曰。羣言淆亂。折諸聖。聖人不得見。衷諸理而已。字不協聖賢義理。俗也。非正也。學不貫經史源流。正也。非通也。故不敢曲徇前哲。必援證以裨助身心政教為首。辭章詩賦次之。明體適用。準程具在。可以類推。昔孔孟未撰字說。周程不講音和。究

不失為古至聖大賢善學者。據字窮理。循本暨末。由躬行措諸天下國家。處則為碩儒。出則為名公卿。六書始小學。其同歸於大道一也。不然。騁私智。溺訓詁。徧識古文奇字。無絲髮補於世。去聾盲咫尺耳。弊豈獨墨守說文者哉。至於鐘鼎金石之文。秦漢碑銘之篆。未可施於楷隸。列於簡牘。陳之章奏。姑舍是。可也。又曰。異方殊音。勢難遽一。苟不推音考義。未有不為方俗所蔽者也。善學者必就其音之雜。以求其義之正。必審其俗之異。以歸於音之同。不然。非獨不合古音。

併今音而失之。要當悉心講求。正韻正聲。勿概為方

音所蔽。庶幾音義兼得之矣。

音音明。無眸子也。韻音結。倉頡古史官。制字。譌與訛同。

孝經十八篇。曲盡人子事親之道。為萬世人倫之極。所謂日用飲食。不可須臾離者也。今論孝於聖門。且歸本於夫子。推原所以作經之意。蓋日望乎儒者之身體力行。以助宣教化。興起流俗者。心良苦而切至矣。世儒豈可以其未列選士之科。而缺焉不講哉。

人之讀書。不貴於多。貴於不可閒斷。如一暴十寒。終無進境。古有十三經。今取士止用四書五經。至於孝經。

近日取用論題。以四書五經孝經。統而計之。日誦二百字。不過六年。則經書皆讀矣。若止習一經。更覺易於為力。今將經書字數附後。

大學一千七百三十三字。中庸三千五百五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

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四書共五萬一千六百二十八字。若中人之才。質性鈍者。日誦百字。年半年可畢。

易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書經二萬五千七百字。詩經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記九萬九千一十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

訓誨子弟之道。前言往行。載諸典籍。予寡聞淺見。安敢妄事臆說。但校試既重時文。而選舉專求實學。苟入門不慎。終涉岐途。今名公宿儒。誘掖後進。無不人操寶鑰。家奉南車。獨是教法各成一家。多有尋常忽而不計。予秉先人遺訓。諮詢時髦。略有芻蕘一得。不揣固陋。敢質高明。如童子六歲。啓蒙受業。原利其混沌未鑿。堅白難移。近日惑於七顛八倒之說。姑息從事。直至九歲。始令入學。不知蒙者昧也。謂其昧於世事也。一至九歲。則不昧矣。以不昧世事之人。紛華漸染。

肩行錄 卷之二
一旦督其執經問道。在沈潛聰慧。猶可勉驅。若遇椎魯浮躁之資。縱多方教導。有不能令其識一字。誦一言者。識字誦言尚難。況其大者乎。愚謂七顛八倒之說。非緩期於九齡。乃刻限於六歲也。至如讀書。須先令其識字。未讀者細心指示。已讀者令其存想。如存想不出。隨查讀過寫過之字。與之印証。讀時務使口到眼到。心到。寧可緩念。使句讀清楚。毋貪捷誦。令吐字含糊。生書則寧少而勿多。多讀不若勤理。退前添後。是爲良法。又如蒙童習字。先用紅影減筆。令其描

繪。甫能持筆。卽當教以後先。次及周正。及脫手能書。不克遽就。爲師長者。或先寫邊旁。或先寫上半。俾有徑可循。爲則不遠。慎勿省手巧寫。積慣難改。致爲後累。又六經四書小註。先賢體貼入微。折衷盡善。近多率意妄刪。只爲簡便易讀。不知前人疏解精意。所以羽翼經傳。闡奧旨。而開來學者。其功不小。今功令盡掃葛藤。擯斥新說。洵爲舉業正鵠。遵者中式。背者見遺。有志觀光。何可不熟。至學庸小註。尤爲弊緊。不可一字遺漏。論孟節取。不若少刪。倘子弟資質中下。

苦難記誦。莫若先讀論孟。再及學庸。取其字句顯明。易於入口。當量其資性。少讀數行。不過稍遲時日。若必欲求捷效。妄加去取。徒完經書之事。日後講解。復加補遺。是欲速反遲矣。再如未讀經時。工夫儘暇。當與調聲叶韻。講解故事。亦可教其做對。蓋聲韻調熟。則文章自有音律。故事博通。則對聯亦必精工。非徒爲詞賦小道也。其日記故事。俱載前人嘉言懿行。以其雅俗共賞。易於通曉。講解透徹。不獨啓其效法之心。且足令其漸知文義。經書既完。又當熟誦古文。旁

觀史鑑。本經之外。兼涉諸經。腹笥既充。下筆自然典雅。否則說理雖然明暢。其如修詞單弱何。至開筆爲文。先須講明題旨。闡透來踪去路。一章重在何節。一節重在何句。一句重在何字。想得融會貫通。方可下筆。破承只須一月。開講要作半年。若開講未精。遽徵全幅。中等筆性。斷然生硬。迨至開講明白。則又當令其竟爲全文。切勿出股對股。扶牆摸壁。圍其知識。今日縱循規蹈矩。異日必不能自起爐竈。成篇之後。作文會期。切勿開斷。搦管構思。毋蹈腐舊。毋襲陳言。要

在隨時變化。揣摩風氣。獨出心裁。切忌油腔滑調。一切時文。構在於多。選貴於少。少選以供吟咏體貼之功。多構以為推廣識見之益。準之以墨裁。參之以先輩。而刻文與我。或美慝懸殊。或新舊異調。尤貴於看同會勝我之文。比如一題到手。在我苦思構就。猶屬牽強。在人意到筆隨。悠游合拍。某處窘於題面。何以寬然有餘。某處亦合想頭。何以詞不達意。觸類旁通。奏效更捷。所謂從師亦要取友也。總之自開蒙以至舉業。全在師長靜專嚴督。因材造就。迎機而導。不徒

專事鞭朴。又曰。師者範也。言行動靜皆可為式。噫。師

豈易言也哉。

芻音初。刈草。蕘音饒。采薪。椎音錘。言樸鈍如椎也。闡音產。顯也。擗音諾。按也。

呂晚邨云。時文法度之最淺近者。如破承貴簡切而高渾。小講貴虛涵而勿盡。提挈之得脉而勿痕跡。提比之籠翻而勿急。小比點次老練。中股開闔切實。後股推廓而不餒。不泛。過文宜反宜正。緩急合度。結比有餘勇。掉尾力勁而有別趣。一句當拆發。全章數節當剪裁有要。半段半句當縮咽得氣。過脉叠句當上瞻下顧。而實做本位。連斷詳略不可混。兩截對扇各有

定義立柱分股不可合掌。布局命意不可複疊。此皆宜於童子試筆時講明之。

延師不宜數易。尤貴循序因材。初則訓蒙。次則講解。終則舉業。近見務名之家。子弟方解伊吾。卽遍延舉業名師訓誨。在教者固可貶道而施。受者豈能躡等而悟。是欲求實濟。反悞於虛名矣。更有延師於家。以狎昵爲浹洽。追陪代勞。褻不禮貌者。或因狷介爲迂腐。睽違冷落。絕不晤談者。至於一切供具飲食。委諸僕從家人。草率荒涼。置之弗問。夫以子弟之人品學業。

賴之於師。是屬望於師者重。而禮貌乎師者。何可或輕。如此而欲師長之悉心以訓。子弟之通達有成。豈可得乎。愚以爲供餽不在過豐。而在誠潔無閒。脩脯不在過厚。而在依期有濟。我之誠敬旣盡。而師焉有不諄切以教者耶。試看科第之家。無有不隆師者。願高明留意焉。伊吾。吟哦聲也。俗作伊唔非。

朱卓月曰。每見富貴者。寧豐財多粟。納好寵姬。何嘗冒隆禮厚幣。延好師席。寵姬辦首飾則甚易。子弟買書冊則甚難。蘭房用度。必是周緻。書院缺典。寘之不問。

肩子綱
卷之二
行事如此。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碩師有抱負。有見識。合則留。不合則去。庸師無學問。以自持。惟佞諛而媚主。庸師固棲身之謀。一年復留一年。子弟乏開導之益。一日昏鈍一日。及其長也。塊然一物而已。

呂晚村曰。昔者盛時。吳中大家。嚴重師坐。皆不惜厚幣。豐養致敬。盡禮以聘名宿。為師者亦自力學珍貴。以副其責。今皆不然。延師之家。惟視善承吾意者。如雇工。然不患其無有也。為師者因各營謀以求進。既得之。甚有阿媚順旨。諂事弟子。彌縫及乎僮僕。以是為

固館之術。然且有攫而擠之者。其價日以賤。其品業日以卑。其人日以眾。師既如是。使古來讀書種子。於是乎斷絕。天下奇材美質。於是乎無成。

攫音角。撲取也。擗音齊。排也。又上聲。

詩畫詞賦。才人成名後。寄興事也。若夫八股未成。志願未就。姑緩入詞騷一道。豈可以有限心思。無價光陰。先攻末技。愚謂誦讀之餘。惟宜諮訪物情。揣摩經濟。以為異日。廟堂之用。否則縱然蜚鳴。如諸葛武侯云。下筆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物。何至於對策尚字。精研書學。亦不可忽視之也。

蜚與飛同。

子弟少年時。不當以世事分讀書。但令以讀書通世事。切勿順其所欲。須要訓之以謙恭。時時遏抑他。則驕氣自除。鮮衣美食。當爲之禁。淫朋匪友。勿令之親。則志趣自然朴實近裡。其貌像不論好醜。終日讀書靜坐。便有一種道氣可親。卽一頓一笑。亦覺有致。若恣肆失學。行同市井。縱美如冠玉。但覺面目可憎耳。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世上豈真萬般皆下品乎。此特勉勵幼學之言耳。若後生執定此語。便目空一世。恐非遠大之器所宜。是在賢父兄之教誨耳。

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自成者少矣。少年聰明太露。如花之千葉者。而無實。若開口出刻薄尖酸議論。及形容人者。不獨無實。恐防根朽矣。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富之教子。須是重道。貧之教子。須是守節。

教子弟如養閨女。最要嚴出入。謹交遊。一接近匪人。是清淨田中。下一不淨種子。便終身難植嘉禾矣。

非讀書。不能登貴顯之地。非積善。不能生聰慧之兒。是讀書與積善。乃功名之本源。瓜豆之種苗。相感而不

相背者也。今人以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認爲左券。若然。則是讀書積善。較之尋龍覓穴。反遜一籌。豈白卷能居前列。惡簿能產佳兒哉。世俗之談。可發一笑。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棄詩書矣。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享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可不戒之。

朱子曰。晁氏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

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游。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稱姓。稱行。稱位。而不呼字。皆謙厚之道。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如是。凡兒童少時。須是蒙養有方。衣冠整齊。言動端莊。識得廉耻二字。則自然有光明正大氣象。

富貴家兒。蚤眠宴起。朝不見晨曦。晚不見夕魄。人生幾何。晝夜分半。又以其有用日力。強半付醉夢中。以此爲學。學業荒。以此治生。生事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尚勛之哉。勛音畜。勉也。從冒力。作勛非。

孩童開蒙。只宜徐徐教導。不可任施鞭朴。蓋以血氣未足。知識未全。如含葩嫩蕊。俟其時至。自然開放。若不能循循善誘。一味嚴厲。不獨聰明反閉。機括反蒙。往往夢寐驚悸。恐嚇成獸。豈不可惜。葩音帕平聲。華也。悸音忌。病中恐怯也。與瘁通。嚇音赫。怒也。又音下。義同。獸音匣。癡也。

父嚴母慈。天性為然。賢愚不易。然母太慈。固傷姑息。父太嚴。未免苛求。久之督責太過。其子反恐懼不前。不但智識顛倒。即言語問答。皆逡巡不敢出口。此由拘束已甚。欲速期成之故也。予謂母當慈。不宜太慈。父

當嚴。不宜太嚴。方為中道。逡音駿。逡巡行不進貌。又音峻。義同。

今人每言女生外向。遂忽略不教。不知養子不教。玷止家門。養女不教。患貽他姓。故婦道首在循大體。孝舅姑。和妯娌。敬夫君。訓子女。恤奴婢。勤紡績。儉中饋。甘澹泊。任勞苦。不聽讒言。不預外事。今之女子所習者。惟工梳掠。事塗抹。華衣履。炫簪珥。選飲擇食。但知修飾容儀。不能敬承婦道。有壺訓者。女史內則諸書。不可不令誦解也。玷音店。玉病也。績音迹。緝麻也。饋音置。餉也。壺音悃。宮中衙也。

宋呂榮公名希哲。其夫人為待制張昱之之幼女。最鍾

愛。然居常至細微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及夫人歸呂氏。夫人之母。卽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凡教女者。皆當以此爲法。温。音



